

282

華僑先鋒

陳慶



第十卷 第三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目錄

論著

行憲國大與總統就職……………袁舉芳

清除華僑教育界敗類……………伍竹君

華僑海外拓殖事業史……………吳化暄

中國與琉球的關係……………姚 柵

古巴華僑概況……………許榮暖

緬甸獨立與華僑……………屈平生

荷蘭的華僑……………劉 裕

吞武里王鄭昭傳略……………關文長

華僑選手訪問記……………本刊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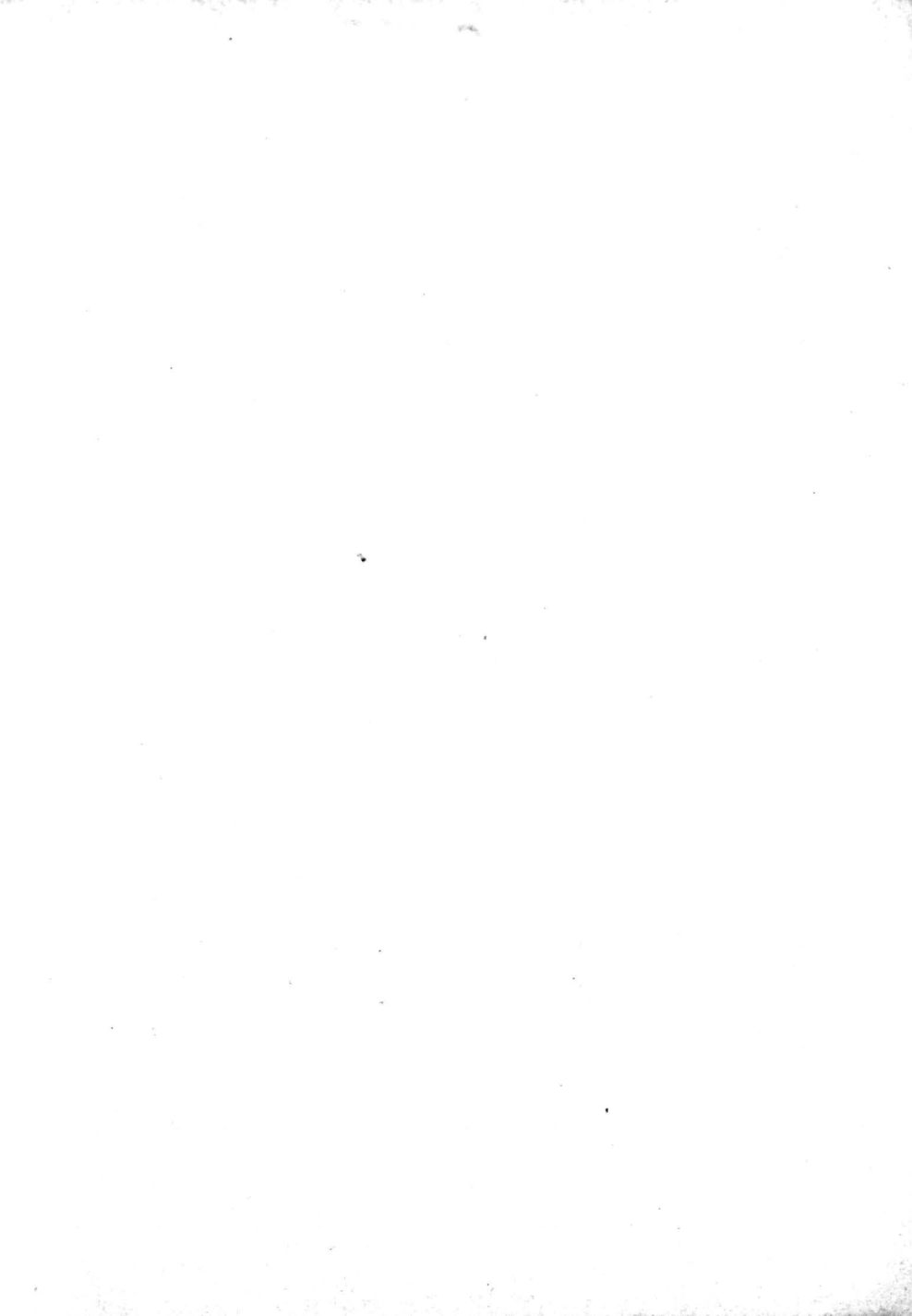
文藝

從黑夜到天明……………許建吾

生之點滴……………璋 子

發行人 陳立人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論著

行憲國大與總統就職

袁舉芳

中華民國現行憲法，是中國國民黨與友黨協議制定的，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明令實行，完成了實施憲政的形式；於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召開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行使憲法上所規定的職權，開始了今後千百年憲政國家的新頁。

依照憲法規定，我們國家的基本組織，是由國民大會代表全國人民行使政權，由總統和五院行使治權，而總統應由國民大會選出，行政、司法、考試各院院長則由總統提請任命，這和我們過去的國家組織并不相同，因此要實現憲法所規定的國家組織，必須先召開國民大會，所以這次的國民大會，從任務上說，和上次的國民大會并不一樣，因為前年的國民大會是在制憲，本屆的國民大會則在行憲。

本屆國民大會的任務既在行憲，那麼它有什麼職權呢？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國民大會之職權如左：

- 一、選舉總統副總統；
- 二、罷免總統副總統；
- 三、修改憲法；
- 四、複決立法院所提憲法之修正案；

關於創制複決兩權之行使，除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規定外，俟全國有半數之縣市曾經行使創制複決兩項政權時，由國民大會制定辦法并行使之。」由上以觀，就憲法所規定的國民大會職權來說，首屆國大的主要任務，很顯然是選舉總統副總統和修改憲法。因為總統副總統還沒有選出，當然談不到總統副總統的罷免；依憲法產生的首屆立法院還沒有集會，更談不到複決立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所以，首屆國大的任務，可說是比較單純的。

關於總統副總統的選舉罷免，國民政府曾依據憲法實施準備程序第二條第二款的規定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公佈了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屬於選舉總統副總統者一共六條，即第二條至第七條，舉凡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日期，選舉次第，選舉程序，以及當選證書的致送就任日期的決定等，都有適當的規定。

本屆國民大會對於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採取了自由簽署的辦法，根據憲法第四條第一款及第五條所規定：「國民大會代表一百人以上。得於大會決定期限內，連署提出總統候選人；但每一代表僅得提名或連署一次。」「關於副總統候選人之提名，準用前條規定」，由國大代表自由簽署。至於總統副總統的人選，憲法第四十五條也有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四十歲者，得被選為總統副總統。」但這祇是關於資格的规定，事實上並沒有如此簡單，因為總統的人選，必須是一個德高望重，統率羣僚的人物；副總統雖備員儲貳，平時無所作為，但是依照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位，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而有「備繼位」與「備代理」的重要作用。因此，副總統就得

是一個才德兼備，備次於總統，而能與總統同心同德，休戚與共者，才是最適當的人選。所以，在現實的情況下，一般地說，最適宜的副總統是：（一）必須在國際上具有良好聲譽的人；（二）必須是一個文武兼備，而能協和百章的人；（三）必須是一個開明進步，具有民主頭腦的人。

關於修改憲法：首屆國民大會應有權修改，是很顯然的，因為這不但在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已有明文規定；而且現行憲法並沒有俟土耳其、巴西、西班牙等國的憲法一樣，沒有某一條不能修改的限制，因此就理論上說，如果憲法的規定不變，每次國民大會均可決議修改憲法的全部或一部；第一、制憲時所依據的國家情勢和需要，在目前并未發生重大的變更；第二、憲法應行的時間不久，還沒有覺得某一條款極屬窒礙難行，必須修改；第三、現行憲法係三黨所協議制定的，如果沒有取得友黨的同意，首屆國民大會即提議修改，這是需要審慎考慮的地方。

其次，首屆國民大會的另一熱烈場面是，聽取施政報告和檢討國是，因為國事如此危急，民生如此塗炭，各代表受人民付託之重，不遠千里而來，他們當然要對國有所檢討，對人民有所申訴，因此大會的議事規則第一章中有「國民大會開會時，得聽取施政報告，檢討國是，並得提出質詢建議」一條的規定。所以在這個空前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代表們都非常熱烈殷切的求談國是，聽聽政府的施政報告，提出各類的提案，代表人民申訴疾苦，表達人民胸中期望，溝通上下的感情，這是一個難得的場合，不能說是不合理。因為憲法既保障人民有言論集會之自由，自不能謂人民公選的代表反應限制其在大會中說話的權利，而且目前究竟是非常時期，應該通權達變，實在也不能說是越權或違憲。

在舉國期望和人民公意的選擇之中，第一任的總統和副總統產生出來了，在國勢如此困難艱鉅，人民寧治如此殷切，蔣介石先生和李宗仁先生的膺選第一屆總統副總統，實在是最適當的人選。

依法產生的第一任總統副總統於全國熱烈慶祝聲中，本年五月二十日舉行就職典禮，蔣總統并發表就任演說，明確指出憲政民主的真諦，新政府對內對外的施政方針，以及政府與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途徑。這不僅是中華民國開國的重要文獻，而且是中國政府和人民今後的行動綱領。

蔣總統首先告訴大家：「今後我們全國不僅在戰亂中要建立民主，更應從戰亂中求建設，求進步」。因為中國若不努力求建設求進步，便不能和現狀對峙並重疊而生存於現在和未來的世界；但由於共匪的叛亂阻礙了中國建設進步的路徑，不戰不共匪的叛亂，便不能求建設求進步，因此，「一面戡亂，一面建國」，便成為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策，一切措施都要以此為中心。他又說：「行憲是為國家的前途，也為了人民的福利，如果國家不能因行憲而達到統一、獨立和繁榮，人民不能因行憲而得到幸福和進步，則行憲將失其意義。」憲法是全國人民政治思想的結晶，也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的規範，確定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契約。憲法既明白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救國建國的責任，當然也屬於全體人民，要想全部憲法的內容表現為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方式，就必須全國人民和政府官吏一致研究憲法，遵守憲法，了解民主的真諦，養成奉公守法的習慣，使法律和人民的社會生活打成一片。

其次，蔣總統說明：我們中華民國憲法制定的主旨，在於「鞏固國權，保障民權」，當前國家最大的需要，是統一自由和進步，而稱兵叛國，搗亂社會秩序的共匪，則是國家統一和自由進步的敵人，我們對於製造分裂，破壞建設的反民主的惡勢力，必須集合全國力量，澈底予以根本的清除。怎樣達到這個目的呢？「憲政政府成立以後，必須進一步整頓軍事，加強軍事，在短期內戡平叛亂，使匪區同胞脫離水深火熱的痛苦，民族生存與歷史文化不致感受威脅」。但今天戰爭的性質是政治、文化、社會力量與軍事行動密切配合的總體戰，因此，「惟有全國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全般的革新，才是消滅共匪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政治方面，必須整肅吏治，樹立紀綱，登用賢能，刷新人事，厲行考核，嚴明賞罰，勸導農墾，簡化法令，釐訂權責；在經濟方面，穩定幣值，平衡收支，管理金融，改善交通，安定物價，推行土地改革，保護佃農利益，推廣農地貸款，試用累進稅率，徵收過分利得，取締投機暴利，推行合作事業，獎進農工生產，保護合法貿易，歡迎國際投資，增加物產數量，充裕人民生活。這些都是提高當前動員戡亂

工作的效率，奠定新中國建設的基礎的必要措施。

至於新政府的對外政策，關於聯合國的組織，「則在於維護及加強聯合國組織的力量，使之成爲一個維持世界和平的有力機構」，關於一般國際的合作，他說：「我們認爲戰後國際間最高的理想，是和平與合作，我們國民和海峽僑民與友邦人民間的相處，必一本平等互惠的精神，盡量採取相互友誼的增進，和相互地位的尊重」。關於和約的態度，盟國必須盡最大的努力，輔助日本真正民主勢力的成長，使日本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與人民思想，能獲真正的改造，以恢復軍國主義的復活，「中國是一個飽受日本侵略而抗戰八年以上的國家，在決定對日和平條款的時候，自不能不要求其他盟國承認我國在會中應有一種特殊的地位」。

我們以極度興奮和熱烈的心情，從蔣總統的就任演說詞中，可以見到他所指示的施政方針，正是中國走上民主建設和世界走向和平合作的正確途徑。我們國內外同胞，惟有一致響應蔣總統偉大的號召，羣策羣力，一心一德，各竭其能，各盡其職，使新政府的新政策，成爲強有力的行動！

清除華僑教育界敗類

伍竹君

企圖赤化世界，而實行反理性，反人道鬥爭的國際第五縱隊之一支的共黨匪徒，近來爲配合共匪前方的叛亂軍事，又策動潛伏在政府後方少數大學中的少數開課職業學生，利用種種名目，來執行共產國際製造世界普遍不安的亡國政策。共黨匪徒暴亂集團，爲實行階級獨裁，害怕全民政治的民主憲政，所以當中華民國憲政政府正式成立的時候，潛伏在政府管轄區後方中的少數共匪開課職業學生，在共匪的「城工部」指使之下，在紅色的五月裏，掀起了五月學潮，以欺騙的宣傳，刺激的行動，肆意詆毀政府，又因爲美國是支持我國建立民主憲政，復員復興，及反對極權主義最有力的國家，國際第五縱隊便又在中國掀起反美運動，共產匪徒正在企圖假冒愛國的幌子，利用人民以往仇視日本的心理，掩飾其反政府，反美國的陰謀，一方面想離間中美的合作，使中國在世界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不關心無覺之中，接受共產國際的支配，爲第三次世界大戰開闢軍事基地和戰場。一方面想轉移中國國民的視線，集中到日本再度侵略，這一個未來不確定的遠景，使人民忽視當前我東北領土主權正遭受損害，「蘇維埃中國區聯合政府」亡國政權正在正式成立之危機。共產國際第五縱隊，爲了達到他這二個目的，所以他不惜危言聳聽，歪曲事實，製造謠言，企圖中傷政府，挑撥中美感情，陷中國於孤立無援之地，以達到其滅亡中國，赤化世界的目的。

過去共匪開課職業學生之掀起學潮，是以所謂「吃光運動」、「全面公費」等口號，採取所謂「民主鬥爭」方式，掩飾其本來面目，以蔽蔽大多數善良學生，近來共匪開課職業學生的活動，更明目張胆，由合法轉爲非法，不顧暴露其本來面目，變本加厲在京滬杭等各都市高呼匪首「毛澤東萬歲」口號，以暴力脅迫中立學生，以侮辱手段加諸自由主義之師長，並發動反美運動，明白表現其國際性，其氣勢咄咄逼人，大膽橫行，爲任何人所不能忍受，共匪開課職業學生，企圖以學校爲租界，以少數脅迫多數的恐怖暴行，使純潔的教育場所，變成共匪陰謀暴亂的機關，此種情勢，如果任其發展，而不採取適切的對策，火速清除這害羣之馬的共匪開課職業學生，社會將無安寧之日，大多數上進向上學生的學業亦必受妨礙，所以各學校當局，必須在此時候以勇毅的精神，當機立斷來清除學生界的敗類。

共黨匪徒鬥爭的策略，是以軍事鬥爭，政治鬥爭，經濟鬥爭，社會鬥爭與文化鬥爭數管齊下，而又以文化鬥爭，社會鬥爭，政治鬥爭等來策應軍事鬥爭，以恐怖殘忍的反人道手段來屠殺同胞，摧殘社會組織及中國固有文化，激發青年不滿現狀的情緒，使仇恨社會，仇恨祖國。以仇恨心理，蠢動教

唆子女恩將仇報，鬥爭自己的親父母，強迫人民拋棄向善仁慈的美德，而互相殘殺，強迫人民不忠於自己的國家，不孝於自己的父母，對同胞無仁愛之心，對朋友不講信義，對世界人類毫無和平誠意，而以奴役人類，奪取政權，實行暴民政政為目的。這種極權主義思想流毒所及之地方，全人類都發生普遍的動亂。遠在海外，共黨匪徒亦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他們利用青年僑生的熱情，僑胞工人思想的單純，共產國際第五總隊伺機潛入，國際第五縱隊份子所到之社會，社會便發生不安，潛入了學校，學校便發生風潮，打進社團，社團便發生糾紛。共黨匪徒利用純潔的學校園地，為他們散布毒藥的場所，向學生強迫灌輸亡國思想，強迫學生高唱賣國口號，拋棄正當的學業，不學習自立建國的真正本領，而走向自滅亡國、膚淺、幼稚、妄動的死途。在海外少數地方華僑學校中，若干以知識份子自居的教師，自己不能指導僑生，研究真實的學問，竟盲目附和國內共匪間諜職業學生的學潮，受其匪宣傳的欺騙，甘為共匪所利用而不自知。這是我們所深表惋惜的。在這裏，我們特別向海外各地大多數愛國教師及學生們提出，請大家提高警覺，切勿為共匪所利用，各僑校董事會，更應當切實注意各該校共黨匪徒禍國陰謀的非法活動，切實整肅校風，為自己子弟的學業前途着想，為國家民族前途着想，愛國的僑校教師及校董們，都必須切實通力合作，把共黨匪徒清除出去，以免遺毒社會，遺毒人羣（完）

華僑海外拓殖事業史

吳化暄

我國華僑殖民海外，由來已久，唯載籍闕略，蒐集為難，約而言之，可分為四期，第一期在十四世紀即元以前，我國初通南洋，為華僑移殖之初期。第二期在十五世紀即明之初葉，中國征服諸島，華僑移殖漸盛，並佔有優越地位。第三期自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之中葉，即明之中葉至清之末葉，歐人勢力東長，華僑與歐人時發生衝突，惟因地方正待開闢，需要勞力，故人數激增。第四期自十九世紀之末至現在，即最近六十年間，華僑在帝國主義者勢力壓迫之下，實華僑之生死關頭也。

華僑殖民海外始於何時，據我國史籍所載，遠在秦代，併越南，置象郡，華人漸移居之，後漢馬援平交趾女子徵側徵貳之亂，留十餘戶於林邑嗣柱，即今四寶堤岸，至隋已發達有三百餘戶，悉姓馬，號為馬流人。其在馬來 Malay 半島南端柔佛國，有港口曰新嘉坡 Singapore，華人自唐以來，已僑寓其地，有唐人墳墓碑記，梁朝及宋建宗咸淳年號，可為明證。在爪哇 Java，島有陸自立者，號復宋，相傳為陸秀夫後。南宋帝昀祥興二年（西元一二七九年），張世傑與元將張洪範戰於崖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蹈海死，其幼子某乘番船至爪哇，欲糾合宋室流民，再圖大舉，云即陸自立也。迨至明代，鄭和在南洋之聲威赫赫，故華人僑居

者益衆。清之初葉鄭成功奪台灣於荷人之手，內則組織政府，興農業，修兵備，定法制，建學校；外則置兵金夏諸島，通使菲律賓羣島，聘問西班牙總督，以資聯絡，儼然一海外扶餘，其勢力遍達東南海洋，流寓爪哇者，達六七萬人。至於蘇門答臘、爪哇、婆羅、菲律賓、緬甸、越南、暹羅、馬來半島等地華僑之創業情形，茲就其可考者，分述於次：

(一) 殖民蘇門答臘 蘇門答臘 Sumatra 與馬來半島隔一海峽，其地北境，土地較大，故世以蘇門答臘國名為全島總名。西南為舊港，即六朝宋武帝梁武帝時屬通我國之干陀利國，唐以後改名三佛齊，與我國通商最盛。唐昭宗天祐年間，復賣方物。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仍修貢不絕。其地有中國文字，與泉州（順風一月）廣州（順風二十日）間，有航路往來。明洪武三年（西元一二七〇年）遣使鄭和詔諭其國，嗣是屢入貢。時爪哇方強，始而威服三佛齊而得屬，繼破三佛齊據其國，改其故都名渤淋邦 Palembang（即今巴都傍）為舊港，以別於爪哇島之新村。三佛齊既亡，國中大亂，爪哇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其首領以梁道明、陳祖義、施進卿、張漣等為著名。

(1) 梁道明 廣東南海縣人。其久居三佛齊國，閩粵軍民泛海從之

海死，其幼子某（或即自立）乘番船至爪哇，欲糾合空望流民，以圖再舉。自立被推為會首。未幾，爪哇內亂，自立率僑民占據島北海岸一方，地約三百餘里，號曰順塔，自立為順塔王。土地膏腴，年可回收，稱為樂土。永樂九年（西元一四一一年），國王遣使貢方物於祖國，爪哇人以王來自廣東，遂目為廣東人。註三

(2) 新村主某 失其名，廣東人，與新港首領梁道明施進卿同時。明萬曆時，紅毛番（即荷蘭）築土庫於大湖東，佛郎機（即西班牙）築於大湖西，歲二五市，我國商旅，亦往來不絕，其國有新村，號最富饒，而主之者為廣東人，永樂九年遣使貢方物。是時鄭和數使爪哇，嗣後華人來往愈衆。註四

(3) 陳曉陳豹 福建漳州石美人，明萬曆間，荷蘭占領爪哇，以葛刺巴都督，三寶壟（Samarang）等地屬之，任華人為官屬，名甲必丹。豹鄉性樸實，善知人，其從兄曉為三寶壟甲必丹，清乾隆時，豹鄉往訪之，曉使佐領其事，映卒，遂娶曉。三寶壟為葛刺巴島屬，地方遼闊，物產繁多，賈帆湊集，甲於東南，豹鄉經營其地，不刊一年，富甲一方，置大城一區於葛刺巴，名三寶壟土庫，華船初到，客有欲往三寶壟者，則進其土庫，並有護送。卒服，悉皆收錄。因才委任，各得其宜。註五

(4) 連富 華人，清乾隆間，為葛刺巴甲必丹。葛刺巴為爪哇故地，自明以來，閩粵人居此數萬計。白爪哇為荷蘭所併，委官駐葛刺巴鎮之，設甲必丹，司華人貿易。乾隆六年（西元一七四一年）閏六月，荷蘭與土人戰勝，令葛刺巴調華人往西蘭。時連富方為甲必丹，以華人在此貿易，惟領票輸銀，無調取之例，不受命。荷官拘，被獲不可勝計，於是華人大恐，鳴金罷市，荷官發砲攻擊，殺傷頗衆。清廷聞之，謾許其貿易，後聞荷蘭已將舊章官罰實，撫慰華人，乃仍許其通商。註六

(四) 殖民婆羅 婆羅 Forneo 亦曰勃泥 Brunei，即六朝時之婆利。梁天監間，始通我國。唐總章二年（西元六六九年）入貢，名曰婆羅，宋稱勃泥，元豐五年（西元一〇八二年）再貢，其使者乞從泉州乘海船歸，為是時中國商人往其地之要道。元至元二十九年（西元一二九二年）元世祖征暹羅，於中國河（支那巴坦加）流域，建設行省，其管區域兼轄蘇祿羣島。明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年）勃泥入貢，封為國王，賜勅印，

其王率妃及子女弟妹陪臣泛海來朝，王卒於中國。今人稱此島，或曰婆羅洲，或曰勃泥，或曰婆羅尼，原為一國之名。華人最著名者，有林道乾、吳元盛、羅芳伯、陳蘭芳等。

(1) 林道乾 福建人，明嘉靖時為海盜。先是明初倭寇橫行於日本朝鮮間，後擾及我國沿海，我國海盜，多與之通，張謙李馬奔及道乾皆然。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收之，倭寇羅籠（即今台灣基隆），道乾走勃泥，據其邊地以居，號乾道。註六

(2) 吳元盛 廣東嘉應州人。父名相澤，相傳為鄭成功部屬，成功驅逐荷蘭於台灣境外，相澤頗為有功。成功敗後，乃附番船至婆羅，娶婆羅土人女為妻，逾年，生元盛。元盛少時頗不羈，及長，勇力過人，清乾隆末，與土人戰於息力山南，大破之。據戴燕，國人奉以為主。華人在此者，約數十萬，嗣後荷蘭人憑東印度公司之力，經營其地，元盛與之爭雄，被殺者達十餘萬，由是華人勢力，一落千丈。元盛死，子幼，妻襲其位。謝清高游南洋時，女王猶在也。註七

(3) 羅芳伯 名蘭市，廣東梅縣石扇堡徑尾村人。少以奇俠聞，家資族微，清乾隆間亡海外，行至峴甸（在婆羅東部），華僑勢弱，工礦商店，常被土番（俗名勞子）搶劫，乃秘密結社，以圖自衛。衆以芳伯好任俠，膽識出衆，推為大哥，至今猶稱為羅大哥云。初芳伯招徠華僑，開政事堂以審判訟獄，吏役儉仗，儼若牧守。課農開礦，立市興學，造舟楫以利交通，訓練擊以修武備，深謀遠慮，規模宏遠，頗有坤國氣象，使峴甸華人得安厥居，實於我國殖民事業，大有裨益。註八

(4) 陳蘭芳 廣東人，清乾隆間經峴甸，才武有大略，其時閩中大亂，蘭芳奮義率衆平之，土番及華僑共推為主，車服儀飾略做華俗，有華人遊其地，遇蘭芳於途，訝其不類土番，詢諸人乃知其為陳蘭芳云。

(五) 殖民緬甸 緬於漢曰揮國，唐曰驪國，宋始稱緬，明萬曆間，緬王莽瑞端離起稱藩，付伴鄧都，遂寇我國。後莽瑞端為鄧子龍所破，始不敢復犯邊。清乾隆十三年（西元一七四五年）茂隆廠主吳尙賢說緬入貢，華人殖於緬者，以吳南人為多，大都居於上緬甸一帶，從事經商與開礦，掘有緬甸內地之商權，緬人所有之棉布、黃絲、白銅、竹筴、及各種日用品，皆由漢商輸入。當時交通路障，水路由騰越下大金沙江而達仰光

陸路出蠻充入夷山，而往緬都，水陸兩路，旅行多艱難，華人在緬最著名者，有桂家宮裏雅與尚賢黃祖耀等。

(1) 桂家宮裏雅 隋明桂王入緬之官族，清順治開桂王入緬時，其遺臣散入各國，招致明遺兵，而吳三桂撤緬人劫取桂王於緬都何瓦，隨從諸人，分散駐沙洲，百餘年生齒日盛，不忘桂王，自稱桂家，或作賈家，據緬甸北境木邦土司之波童山，設廠採銀，桂家宮裏雅為廠主，驍勇善戰，兵力強，羣賢畏之。時華人多人緬開礦，各廠不能支贖者，即請桂家往。可見其保護華僑之熱忱。註九

(2) 吳尚賢 雲南石屏州人，家貧，走徼外之胡蘆國（即今東摺之靖邊部），其酋大山王蜂預信任之，開茂山銀礦，尚賢為廠主，時華人赴緬者甚衆，廠既旺聚衆。至數十萬人，甚為富衆。乾隆十年（西元一七四五年）尚賢說胡蘆王蜂預以茂降獻中國，抽課報解作貢。又自以銀介耿馬互撫司職之。未幾，尚賢之儲黃耀祖襲胡蘆，與尚賢分雄並外矣。註十

(3) 黃耀祖 本吳尚賢黨，為茂降藩王兵，因事與尚賢不洽，乃請假徒往山緬，遂以其徒入胡蘆，一夜襲破胡蘆而有之，自為胡蘆王。其國一名卡瓦，北接耿馬互撫司，東接孟定土府，南接生卡瓦，西接木邦，距永昌十八日程，自古未通我國，亦不屬兩國，或稱為大山司云。註十一

(4) 殖民越南 越南即唐虞時之南交，其太古土著，為難題交趾民族，南境古稱越裳國，北境古稱駱國，并百粵種，與兩廣古民族同源。秦併其地，置象郡，華人漸移居之。水經注引林邑記曰：「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可為明證。後漢書云：「漢置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徙罪人於交趾」。馬援平女子都側徵貳之亂，於日南象林縣，置兩銅柱以表漢界。馬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處，即今西貢堤岸，至隋已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士人以爲流寓，號曰馬流人（或作馬留）。註十二後漢末，林邑自立爲國，唐時更號環王，又改古城，唯交趾仍隸我國。唐於其地置安南都護府，安南之名始此。五代時，安南人始有擁地自擅者。宋代李氏建國，受中國冊封，爲安南國王。元明清三代，皆奉中國爲宗主國。迨光緒十一年，中法條約之結果，始與我國脫離關係。然自古以來，華人多移居其地，其在唐以前，移殖地域，在北圻一帶，自唐以後，則徧及南部，日與土著混合，故越民語言，多我國音。我國殖民越南之偉人，

以阮黃爲最。皇朝通考四裔考云：「廣南國王，中國人阮姓」。

(1) 阮黃 華人，爲廣南國之太祖。明嘉靖中安南爲莫吞庸（亦華人）所篡，國王黎維禎走保清華，至萬曆中黎維禎起兵，破莫復國，實其臣鄭氏阮氏之力。後阮演出演鎮廣南，握其政權，官吏悉用安南人及我國人。演居順化，號廣南王，亦稱順化王，威行旁郡，號令諸夷，都於東京。安南舊轄之新州提夷兩商港皆屬之。其時我國寶船，多至廣南貿易，阮氏待之甚優。阮演卒，子福源立，凡百餘年，國力日強，至清乾隆時阮福源爲廣南王，而有阮光平之事。

(2) 阮光平（新阮） 本名惠，亦阮演之後，驍勇善戰，分鎮西山，以廣南民心不附，乃與阮阮岳，起兵攻阮福源，破順化，略定廣南全境，是爲新阮。情乾隆五十一年（西元一七八六年）率兵入東京，滅鄭那，爲阮演報仇。五十三年，安南直貢黎黎扶黎拒阮，戰敗被誅，安南王黎維那乞救我國，明年清原命孫士毅出師，破阮惠寨，克復東京。黎維那降清，阮惠亦改名阮光平，叩關謝罪乞降。尋入貢受封爲安南國王而歸，是爲阮氏王安南之始。乾隆五十七年（西元一七九二年）光平卒，子弘瑞立，即光續（嘉慶七年，西元一八〇二年）爲阮福源之從孫，當阮光平

(3) 阮福源（舊阮） 本名種，廣南故王阮福源之從孫，當阮光平破福源時，福源與其遺臣遁於海島，遇法蘭西教士阿蘭特甚相得，於是福源赴暹羅，而遺世子景偕阿蘭特往法蘭西乞師助其復國。越數年，法政府發印度本地治里水軍來援，破新阮軍。嘉慶四年（西元一七九九年），福源破順化，七年破東京，執阮光續，略定全國，是爲舊阮。遣使入貢，稱述其舊封賴祿本古越裳之地，今兼併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詔封越南國王。福源在位時，仿造歐洲兵船火器，水陸軍官皆按歐洲兵法訓練而成，西人稱之爲紀律之師。註十三

(4) 殖民暹羅 暹羅，即古之扶南，今亦稱泰國，三國時，吳康使扶南歸，著扶南土俗傳，是爲華人至暹羅記於載籍之始。據暹羅史所載，梁末至隋代，有中國公主下嫁暹羅，奉藝術家五百人前往。嗣後並有中國護戰士及軍械匠往暹之事。考我國史籍所載，隋大業三年（西元六〇五年）南漢乘舟使赤土，赤土即暹羅也。元元貞初，暹羅常遣使入貢，大德三年亦入貢。明洪武間入朝，賜印文，始稱暹羅國，華人流寓者，皆國

粵籍，而粵人尤多。清順治九年（西元一六五二年），暹羅請使請貢，并換給印敕勅合，從之，自是入貢不絕。雍正二年（西元一七二四年），其貢船梢目九十六人，本係華人，求免回籍，許之。華人流寓暹羅，輒長子孫，故其民主華種。其事業最著者，前有謝文彬，後有鄭昭，而昭為尤著。

(1) 謝文彬 閩之汀州人。當明世中華，文彬以販下海，飄入其國，遂不歸。任至坤岳（猶我國學士），成化中，素實使來朝，是為華人官運羅見於載籍之始。計十四。

(2) 鄭昭 廣東澄海縣人，隨父流寓暹羅。昭故任暹，位至總督。其地西鄰緬甸，世為仇敵。乾隆三十二年（西元一七六七年）四月，緬王孟駁 Merga 興師攻暹京城 Ayuthia，破之，國王伊克塔 Ekattat 逃出王宮，為緬人所困，俄死於荒野，暹國大亂。時昭方罷職居於南部，於乾隆四十三年（西元一七七八年）偕國人起義師，與緬三戰三破之，衆戴為王，乘預抗拒我國人財兩困之際，遠復舊土。明年，復占緬邊地。乾隆四十六年，遣使入貢，奏稱自遭緬匪侵凌，雖復土復仇，紹裔無人，茲蒙更推昭為長，遂例貢賦方物。乾隆四十七年，昭卒，無子，其臣誦加富里欲發王位，乃拜師攻之，昭塔華策格甲方率師在東埔寨，聞變歸平亂，遂嗣位。華策格里本暹羅土入，昭早年養以為子，復妻以女，材武類昭，建國時戰功第一。五十一年遣使入貢，表文稱鄭華，實即華策格里（按皇朝通考及癸巳類稿并稱昭子鄭華，實為昭之養子），昭封華為暹羅國王，是今王家始祖。百餘年來君臨暹羅者，是鄭昭王之苗裔也。計十五。

(八) 殖民馬來半島 馬來 Malay 半島，即梁書南夷傳所稱頓遜迤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商舶未曾得經過者也。其南端為柔佛國，有港口曰新嘉坡 Singapore，華人自唐以來，即已僑居其地。有唐人墳墓碑記，梁朝及宋度宗咸淳年號，乃其證矣。英人以以贖新嘉坡於柔佛 Johol，清嘉慶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一九年），其在南洋濠峽占勢力自此始。然僅列麻海岸，而內地尚轄於柔佛王。柔佛西北麻刺加 Malacca，即明史之滿刺加國，明末葡萄牙攻其地，順治間復為荷蘭所奪。道光五年（西元一八二五年），英人以蘇門答臘領土易得麻刺加於荷蘭，與新嘉坡檳榔嶼 Penang 並稱三埠，所謂海峽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 也。前

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威 Sir Raffles Spetcher 對於華僑開闢之功云：「嘗會謂馬來諸邦之維持，專賴錫礦之稅入，首由政府利用種種方法獎勵之。……唯開始作錫礦之工作者，首推華僑，彼等繼續努力之結果，世界用錫之半額，皆由半島供給。彼等之才能與勞力，造成今日之馬來半島。馬來政府及其人民，對於此勤苦耐勞守法之華僑之謝意，非言語所能表達。當歐人未至半島時，華人已在該地，開闢捕魚，經營各種貿易，英人初經營半島時，着手建築道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皆成於華僑之手。……此外為煤工，伐木工，木匠，泥水匠者尚多，亦政府之修造建築橋樑，皆由華工包辦。……讀此文者，應知華僑有造於馬來各國，為何如也」。計十六。

馬來半島有大山綿亙其中，以東諸國曰宋卡，六呢，大呢，剎仔，可嗎奴，吉蘭丹，彭亨之以西諸國曰卑力，費德，石那，美華，麻刺加之極南為柔佛，皆馬來種人，故統名馬來半島。華人僑居其地者甚多，而以華來為最著名。

華來，廣東嘉慶州人，清嘉慶間，流寓馬來半島之新嘉坡，華人往其營生，多從事錫礦，恆與土人齟齬。嘉慶末，柔佛王下令逐華人，時華來同族在柔佛者三百人，衆推來為首，與之抗拒，戰而勝之。來知其不干休，乃奮購軍械，以作戰備，復遣子弟歸國，糾嘉慶州華族萬餘人前來，充實力量，而鄰村及他邑流寓者皆來助戰，血戰八年，卒定全境。未幾，檳榔嶼華僑與土蠻衝突，前來求救，來復率眾助之，三年遂定檳榔嶼，皆與英領之新嘉坡，不相屬也。自此以後，華來之聲威甚著，亦占形勢，英人既懼華僑勢力，且欺其不能得本國政府之授，乃威脅之，使舉二地為彼屬。華來自知不敵，不得已以領土主權歸英，僅自保其土地所有權，納租稅於英。

此外，有石那卑力富侯某。聞亦嘉慶州人。光緒初，石那國之吉蘭埠，卑力國之練力埠，華僑採錫礦工十餘萬，石那王待之尤苛，富侯某偕首與之戰，破而俘之。卑力亦因貪詐啓戰爭，為華僑所敗，割平其地。其時英人乘我戰勝，遽人而代之，設官於二國，盡奪王權，披山通道，征收錫餉酒稅，華人不能抗，今吉耶律商務與新嘉坡，麻刺加，檳榔嶼三埠相表，實我華僑創定之功。計十七。

華僑先鋒

綜上所述，可知我國人僑居海外者，由來已久，其遠古者，因載籍簡略，採訪難周，而據其可稽考者，唯明清之間耳。當十六七世紀之交，西歐沿海諸國，各以航業相競爭，以謀殖民通商事業之發展。然當西人與高采烈，眉飛色舞，搜獲新殖民地，探險新航路時，我東亞大國沿海之草莽英雄，已有先西人着鞭，開闢新殖民地於南洋羣島矣。自明季以來，歐力東漸，我華人與之競爭，在南洋開闢土地經營商業者，前起後繼，指不勝屈。據前文所述，華僑創業於蘇門答臘者四，菲律賓者二，爪哇者四，暹羅者四，緬甸者三，越南者四，暹羅者二，馬來半島者二，統計不下二十餘人。論其時代，則在明永樂間者五人，成化間者一人，嘉靖間者一人，萬曆間者三人，清順治間者一人，乾隆間者七人，乾嘉間者一人，嘉慶間者二人，光緒間者一人，此就其首創言之耳。其如張蓮李馬奔（即林鳳）林道乾諸人，皆縱橫海上稱雄一時。論其職業，則政治，商業，工礦，皆兼而有之。自明太祖以來，因遣使招徠南洋諸番，我華人出外經營者益衆，因勢力宏大，故能起匹夫而王其地，其在清代，爪哇華僑，以反對荷蘭之人頭苛稅，荷遣使致北京，請派官撫治而彈壓之。清政府以海外華僑均爲鄭成功餘裔，答之曰：「僑民均屬亂黨，非大清子民，任貴國處治，朝廷不過問也」。清乾隆五年（西元一七四〇年）荷人遂以大兵轟擊之，前後大小凡六戰，華僑老幼婦孺被殺者六萬餘人。因無政府保護，勢卒不敵，戰爭結局，華僑之力驟衰。今南洋僑民不下數百千萬，歐美各國，若有華人僑居，咸聽於外人領土主權之下，受其壓迫而無可如何。回潮我先民手創之大業，已如輕烟浮雲，隨霹靂疾風而俱逝。

華僑立業海外，不僅可以宣揚國威，並且爲國防上之屏障，其在緬甸，茂隆曠主吳尚賢，與桂家官裏雅，皆爲邊邊保障，威埔擊蠻，實有大功於國防。及二人相繼死，緬無忌憚，乃大舉內犯，於是清廷遂有征緬之役。

清之末葉，國父倡導革命，因經費困難，旅外僑胞，擁護 國父革命事業，樂誠捐輸者甚多。其時張靜江（人傑）先生，在法經商，家資富有，熱心革命，乙巳（一九〇六），國父由美回歐，於值靜江由法到某埠，

知道 國父回航，特訪 國父，自告姓名，願意幫助。迨後經濟奇絀，特電張君，先後共匯到八萬法郎之鉅。假使無僑胞解囊相助，革命事業，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七七蘆溝橋事變，我國於全面抗戰之際，僑胞自動捐輸，支持祖國，貢獻良多，尤以馬來亞新嘉坡僑胞爲最。後日寇侵略南洋，我僑胞倍受蹂躪，經濟基礎，摧殘殆盡，至今仍無法復原。茲我政府雖設有僑務委員會之機構，宜積極幫助僑胞，無論在任何方面，我政府爲其後盾，則我僑胞事業，不僅可以蒸蒸日上，而對於祖國貢獻，必日增月益矣。

註一 明史，瀛涯勝覽，東西洋考

註二 明史，

註三 明史，邊事日報

註四 明史，續文獻通考，廣東通志

註五 海島逸志

註六 皇朝通考

註七 明史

註八 謝清高海錄

註九 謝清高海錄

註一〇 海國通事述略，劉健庭開錄

註一一 師範通事述略，皇朝通考

註一二 師範通事述略，皇朝通考

註一三 通輿漫訪典林邑條

註一四 陳倫燭海國見聞錄，東西洋考，皇朝通考，師範從南紀略

註一五 明史

註一六 皇朝通考，俞燮癸巳類稿，東洋史要

註一七 Swettenham 英屬馬來亞

註一八 蘇福成四國日記

中國與琉球的關係

姚 枏

(一)

「琉球」一名，在我國古書中，有各種不同的寫法。簡稱「流求」；唐作「流求」，或「琉虬」；元代始見「琉球」一名，以後就沿用至今。中國和琉球的最初關係，附書中有一節記載。該書東夷傳云：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其王始歎斯氏，名謁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數代。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云：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涼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印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狎久國人所用也。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議大天張鎮州率兵自義安（即今潮州）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巖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峴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樹語之，流求不從，拒遣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

上節所記，是中國第一次用兵於琉球的情形，據近人考證，認為隋書所記的流求，實指現在的台灣。但此說亦未能成為定論，因為琉球羣島南部的一串島嶼，與台灣很接近，而高拱乾所著台灣府志亦云：「台灣先時琉球，日本，紅毛相繼竊據」，所以隋時的流求，其人民可能移殖台灣，而唐將軍陳稜所征服的地方可能是琉球羣島的南部，也可能是台灣。

唐代流虬一名的由來，則因「其島嶼紆繡，如虬龍流動之形，故稱爲「流虬」。（見瀛寰志略引周海山尚書中山誌）

元代的中國人，對於琉球，知道得更多了。溫州府志中，載有「密牙古」一名，據日本學者藤田豐八的考證，這個「密牙古」就是琉球羣島南部 Miyakoshima 島的對音。

英文中，對於琉球一名，也有 "Juchu", "Rukluw", "Roo-choo" 等各種寫法，都是同名異譯。根據大英百科全書「琉球」一節所載，中國和琉球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公元六〇五年，即煬帝大業元年，與中國載籍所記相同。

(二)

從明代初葉開始，琉球正式成爲中國的屬國，此後不但年年入貢，世世來朝，並且遣送官生，進獻國者，執禮甚恭。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琉球國傳有幾個重要的記載，摘錄於后：

「本朝洪武五年，遣行人楊載詔琉球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臨，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夙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綱，天下爭兵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開基江左，將兵四征不庭，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越，勦定巴蜀，北清幽燕，釐定華夷，復我中國之舊疆。』

朕爲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聯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東南，遠據朕外，未及報知，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其國分爲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皆以尚爲性，遂各遣使入貢」。

這一節可以證明琉球在洪武初年講於明主威德，稱臣入貢，自此以後，兩國使節往還，從無間斷。洪武十五年，又賜中山王察度金銀印，並織金文綺帛紗羅共七十五匹。這可以證明我國正式承認琉球爲屬國。後來琉球內亂，三王互相吞併，結果山南，山北兩王，均被中山王征服，所以從永樂初年起，琉球祇有中山王遣使來朝了。

當時中國與琉球的關係，不僅是使節來往，朝貢賞賜而已，且有移民的事實，不過琉球方面，只能送些官生來學。獻些國者來服役，而中國

賜之以關人三十六戶，戍之以沙漠俘虜，方式不同罷了。殊域周咨錄云：

「於是王遣其世子及國相之子皆來受學，為諸生，上賜寒暑衣服，有疾則命醫賜藥。二十六年（洪武）諸生乃與雲南生非議詔令皆治軍罪。三十一年，中山王察度遣亞蘭領貢馬及碯黃胡椒等物。世子武襄貢亦如之。初，王嘗遣女官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亦來貢謝恩，上賜王關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戶，以便資使行人來往。永樂初，王師襲虜主脫古思於沙漠，其子天保奴地保奴俘至中國，上命徙居琉球……其子弟來學者，例館備於南雍卒業，蓋欲便其歸也。……永樂三年，琉球遣使以圍者數人貢於朝，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遣之。」

天順七年	景泰三年	正統八年	宣德二年	洪熙元年	洪武十五年	洪武二十五年	洪武五十年
副使行人劉燾	副使行人董守宏	副使給事中陳傳	副使柴山	副使柴山	副使柴山	副使柴山	副使柴山
正使給事中潘榮	正使給事中李秉彝	正使給事中俞什	正使柴山	正使柴山	正使柴山	正使柴山	正使柴山
冊封國王尚德	冊封國王尚泰久	冊封國王尚忠	冊封國王尚志	冊封國王尚巴志	冊封國王尚禮	冊封國王尚禮	冊封國王尚禮

成化六年
（奉命未行而卒）

八 年	十五年	十八年	嘉靖十三年	三十八年	四十一年
副使行人韓文	副使給事中董爰	副使行人張祥	正使給事中陳侃	正使給事中吳時來	副使給事中郭汝霖
冊封國王尚興	冊封國王尚真	冊封國王尚德	冊封國王尚德	冊封國王尚德	冊封國王尚德

上表所例使臣中，潘榮、陳侃、與郭汝霖等對於琉球的著述，都是很好的參考文獻。從他們的筆記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出當時從中國到琉球的沿途情形，並且可以知道琉球國王執禮之恭。陳侃還朝復命時上疏云：「我太祖悅其至誠，待亦甚厚，賜以符印，寵以章服，遣關人三千六姓，為彼之役，又許其遣子弟入國學讀書習禮，彼亦感激，久而興懈。迨今皇上御極以來，制禮作樂，輟教四敷，彼知中國之華人復生，故欲竊餘光以誇耀他國，是以不避風濤之險，貢獻益勤，請封益篤。今日之舉尤出誠懇。聞欽命奔迎於海曲，見龍亭旬刻於道周，非但不敢如緬甸之倨傲無禮，而亦不敢如巽陀之較量勝負也。」可見中國待琉球的仁厚，琉球對中國之恭順，實與中國和其他屬國的關係不同。

(三)

明代自嘉靖以後，國勢漸衰，邊政不修，西人勢力，侵入南洋，而日本對於琉球，也生覬覦之心。到了萬曆三十七年（公元一六〇九年），琉球向寧王竟被擄，此後日本在琉球的勢力，漸漸擴張。請印光任張汝霖合纂澳門記略琉球條云：「萬曆時為日本所破」。瀛寰志略引周海山尚書中山志云：「後為日本所滅，王被虜不通音信者數十年，已而遣使來，言王被執不屈，後遂還復國，由是復修貢如常期」。這兩節所記的都是尚寧被擄事，但語焉不詳，根據光緒五年琉球紫巾官向德宏的報告，當時的情形

是這樣的：

「明萬歷間，有日本人孫七郎者，屢來傲國互市，頗識地理，因日本將軍秀吉著有威名，孫乃緣秀吉近臣說秀吉曰：『我邦百有餘年，鞏國爭雄，予也滅降，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遠邦異域，款塞來享，今欲征大明國，蓋非吾所為，天所授也。爾琉球宜條出師，期明奉謁肥前轄門，若懈愆期，必遭水軍悉擊島民』。敵國懼其威，因修聘焉。……距薩摩三千里中，有島嶼相錯，敵國所轄三十六島之內，七八島在其中。……尙寧王被擄事固有之，蓋因豐臣代朝鮮之後，將樸兵於大明，於敵國係日本藩邦，日本前來借兵糧，敵國不允所謂，日本強逼甚嚴，尙寧更不服嗣後義久召在薩摩球會，親諭日本形勢，還告尙寧王，運朝德川。尙寧王不從，遂被兵，尙寧王爲其所擄，此語立誓文所由來也。厥後嚴船八千石之糧於薩摩，以當納款，此蓋尙寧王君臣被困三年，不得已屈體之苦情也」。

尙寧王被擄獲釋以後，日本的政治勢力雖然侵入了琉球，可是琉球對於中國，依舊修貢如故，「即以所通誓文法章而言，亦無不准交國阻貢天朝之事」。（見向德宏來文節略）。據澳門紀略琉球條云：「萬歷時爲日本所破，而修貢如故，後兩京禮設，唐王立於福建，猶遣使奉貢。入本朝（指清朝），尤虔修外藩禮，順治十一年，冊封尙質爲中山王。康熙二十一年，世子尙貞，請襲，遣官冊封，并御書中山世土四字賜之，雍正二年，賜以輪瑞球兩顆，屢遣陪臣子弟官生入監讀書，今貢道由福建」。足證琉球從明初以至清代中葉，始終承認中國爲統治國，就是在日本的壓迫之下，也不稍變其初衷，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四)

至於琉球正式被日本併吞是在清代中葉，當時朝政腐敗，內憂外患，接踵而起，從鴉片之戰，兵敗求和，五口通商開始，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降落，日本第一片的侵略就是併吞琉球。這一個世宗正朝，久列藩邦的屬國，可以說是由日本用欺詐的手段來騙去的。

當同治十一年，有琉球國人，遭遇暴風，飄流到了台灣的東部，被生

番殺害，清廷置之不問。明年，有日本人飄到那邊的，也遭到了凌虐。於是日本政府就借題發揮，派員與清廷交涉。清政府辦外交的官吏，出言不憤，說台灣東部生番，是化外之民，日使根據此語回復政府，於是就有日軍攻掠台灣東部之舉，警報傳來，清廷知事不妙，遣使查問，日本就派了全權大臣大久保利通來京辦理，還是抓住了生番是中國化外之民一語，說日本爲保護本國人民，不得已而爲之。後來由莫德的調停，中日兩國在同治十三年訂立專條三款：（一）日本此次所辦係保民義舉，中國不得指爲不是；（二）給遇害難民銀十萬兩，又籌補四十萬兩；（三）生番由中國自行約束。

上述三項條款中的第一條對於琉球的被併，實有重大關係。因爲在中國談判的時候，日使始終不提琉球人被殺要求悔卹一節，而條約中也含混的稱被害者爲義民，這在中國方面看來，當然是指日本人，但日本在訂約之後，却又解釋義民爲日本和琉球的人民。清廷既提出異議，也不渡海設防，狡猾的日本人認爲中國政府已默許琉球爲日本的屬國，而以保護的責任自屬，此後就爲所欲爲，對琉球大施壓迫，不准入貢中國，折毀那霸的理恩亭，以和文代替中國文字。到了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更變本加厲，於四月初三日派內務書記官率官數十員，兵數百名到達琉球，把它廢藩爲縣，改稱沖繩。縣治就設在大琉球島那霸地方。

當琉球被滅以後，它的世子會密爾當時在福建的紫中官職感向德宏，向清廷乞援，向氏於光緒五年五月初上稟稱，六月再上稟稱，另有節略，逐條駁斥日本自稱爲琉球宗主的種種荒謬言論。（稟稿與節略可參閱左舜生選輯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近百年史資料下卷三九四至四〇五頁）清廷雖然無用，對於此事，却也不能不理，因此提出抗議，日政府派遣全權大臣來京協商，議訂條約，由中日雙方共管琉球。但清廷對此不予批准，日本則逐步擴張它的勢力到羣島的全部，到了光緒二十一年，台灣又被日本佔領，於是琉球問題，就被擱置中間，至今仍爲懸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以八年血戰，獲得勝利，收得了台灣，至於琉球的問題應如何？這有待和會的決定了。勝利的中國，應作何感想？在目前，應該如何重視這個問題？」

古巴華僑概況

許崇曉

(一) 旅古僑務事項

(一) 華僑助古獨立、華僑在古巴之歷史。已逾百年。至清代同治三年。即一八六四年。太平軍失敗。餘黨流竄。被清廷威迫。急於逃亡海外。到古巴來者為數甚鉅。以福建。廣西廣東。人為最多。福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為其出口處。當時歐美人販賣非洲黑人為奴僕生涯者逐漸沒落。而古巴宗主國內班牙。又轉向中國販賣華人為豬仔來古圖利。遂由黑奴人種將盡之秋。變成華人受苦於西方的開始。今日之苛待華人。禁止華人。比常年實得一華人為得計將何如耶。今者我華人處境之不平。亦為彼輩出計之不擇手段。「烏盡弓藏。兔死狗烹。」其是之謂歟。

古巴華僑。自一八四七年。為期達三十年。輾轉於賣豬仔身份。運來古巴備受淒涼痛苦。哇路維特氏著述云「自工人缺乏。不得已尋求代替黑奴之工人。於是味盡天良者。乃思運入托名傭工之中國人。由黑奴一變為中國奴。其所享不人道之待遇。更有甚焉。」一八七四年。清廷派福形來古交涉。為謀解放華人。陳氏旋到西班牙馬得力訂立條約。古巴土人亦要求兩國解放華人。自此。始准華人從事經商及農工苦力。一八六八年。年十月十日。古巴開始革命。謀脫離西班牙獨立。我華人於受苦之中。紛紛響應。參加土人革命。先仆後繼。殺身成仁。據古巴革命史載。「華人戰士中。從無逃伍或奸細者。」迨一八九八年。美西一戰。西敗。古巴宣告獨立。華人經濟。商務。社會狀況。遂得蒸蒸日上。其後裔學歷才智過於先人。曾在政府任職者大不乏人。身經百戰受封者有賴華。受功勳恩俸者有胡德等。然而世事往往事過境遷。華人雖義氣彌天。馳血山河。但異國異人。不免兩極微淡。一九三七年。華僑領袖。為表揚先僑革命功勳偉績計。遂由中國駐古公使凌冰博士。首倡將華僑登記費及全僑義捐。在灣城眉老區適中地點建立華僑紀功碑作為永久紀念。荏苒韶光。經過十餘寒暑。

至民國三十六年。即一九四七年。中國艦隊來遊古京。山公使李迪修博士主持舉行啓幕典禮。古總統格勞博士親揭幕詞。儀式備極隆重。中古交情。益加濃厚。人民亦益親善。

(二) 僑民教育狀況 我僑椰山航海。寄身古島。深覺人生幾何。故與西女結鄰者舉目皆是。僑童日見蕃衍。于是灌以祖國文化教育思想又起。良以生而不養。養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因此。亟須發展教育與公設立教育華僑學校。一九三八年。即民國二十七年。僑界領袖。與公使張惠長將軍創辦中華公立學校於灣城。將僑民土生男女幼童。盡一爐而冶。中央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周啓剛。請准中央撥款補助。惟學校經常費無着。屢次設法籌款支撐。奈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去年海外部陳慶雲部長抵古巴視察僑務。亦認該校有急切維持之必要。筆者目擊艱危。不得不有所陳述。深盼政府重視僑教。設法維持。規定每年津貼若干。俾有所憑依。或由政府與僑民合作。購資置建產業。按月收租以善其後。

查旅古華僑。以中華總會館為公共機關。附設有中華義山。及頤僑院。收養年老無依之老僑百餘名。及統攬辦理全僑公益慈善事務。去年並舉行全僑總登記。以符組織。陳公館本身房產外。尚有皇后大道大樓一座。眉老地段一方。價值鉅萬。且由黃總領事及中華總會館主席蔣賜福。劉導謀。陳澤淵。暨董事僑團領袖。倡導全僑捐款。並賣去皇后大道樓宇一座。得款五萬元。又將抗戰期間僑民捐款尾數十四萬元撥歸共計二十餘萬元。將原址連同新購進之右邊樓址。從新建築大廈。完成後。希望准許中華公立學校免費遷入。以資彌補而維僑教。民國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奉 蔣主席命成立航空建設協會古巴直屬支會。附設中華總會館。會長朱家兆主持推動進行。各埠設有區支會。成績斐然。

抗戰軍興。我僑領袖。深知此次抗戰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當由前中華總會館。余故主席之權暨各董事在總領事監督之下。組織旅古全僑抗

日總會於中華總會館。並令各省各埠僑民成立抗日分會。經過八年抗戰。前後共捐得軍餉美金百餘萬元。另有特別捐一項專為救濟傷兵難民。又古典助華會。及各大公司熱心義捐者。為數亦大。

(三) 商務與社會動態 第一次大戰後。即一九一九年。為我僑來古全盛時代。商務日見發達。對於祖國消息。存在必需。緣民國初年。先有中立華文商報成立。于民國十二年。國民黨以民聲雜誌改組民聲日報。迄今二十餘年。受中央津貼。宣傳黨義。雖經政潮迭更。未嘗稍變態度。同年致公黨(即今中國洪門民治黨)之開明公報成立。三家華字報。做為僑民喉舌。均能盡報界天職。宣傳祖國文化。成績卓著。茲當國民黨還政于民實施憲法。此間輿論。均表好評。最近又有聯合月刊發行。係雜貨行公會創辦。宣傳文化。亦頗得力。尤以譯述西文併著一時。

僑民日眾。人事增長。經營職業。亦日見擴大。初時依姓氏組織團體。以資保障者。有黃江夏堂。黃雲山公所。陳穎川總堂。李臨西總公所。李鳳樓自治所。龍國總公所。昭倫公所。安定總堂。溯源總堂。林西河堂。雷馮期堂。鍾穎川堂。梁忠孝堂。三益總堂。至德總堂。朱沛國堂。余武漢公所。余風采堂。鳳倫堂。蔣榮安堂。鄧榮陽堂。東省中華商會。另各埠之中華會館。及社團支處多起。其中以中華總商會。黃雲山公所。至德總堂等。曾向國民政府正式備案。

公共機關。行業公會。及地方性質之團體。有中華總會館。中華總商會。救國會。生菓行公會。雜貨行公會。農業公會。衣箱公會。餐館公會。海晏總公會。九江僑商公會。九江公醫院。要明公所。中山總公所。中山自治所。廣海同鄉會。南平公所。人和總會所。樵西六鄉公所。精武體育會。中華音樂研究社。劇團有國光。中華。天樂。國聲。戲法有新民。金鷹。國光。政黨有中國國民黨支部暨各級黨部。中國洪門民治黨總支部暨各分部。婦總領事館調查登記所得。華僑人數。三萬眾。社團竟達數十個。可謂社會林立。台山人占百分之四十五。新會。開平。中山次之。黃李陳人數居首序。林、劉蔣伍等次之。政府欲使僑指之助。必須領事僑民團結。簡化僑團。以便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中華總商會成立。迄今三十年。全島華商加入者。為數甚鉅。早年已建華新大廈。美蘭堂。為全僑冠。九江公醫院。亦建華新院舍。每年收留

中西病人。為數亦眾。此為我僑慈善事業放一異彩。中國洪門民治黨總支部。龍國總公所。陳穎川總堂。李龍西總公所。黃江夏堂。至德總堂。均有自置樓宇。中華基督教會。一九二一年開辦。麥代雁為會長。主持有方。成績甚佳。國民黨總支部。于民國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附設僑民夜學。王文珪。許榮慶。劉詒軒。主持。由三民主義青年團訓練。一班青年男女軍樂隊。每逢慶典。出席演奏。頗為可觀。民國二十六年。第十二屆代表大會。決議策動全體黨員募捐十五萬元。刻正設計建築新黨所中。洪門民治黨總支部。於去年十二月舉行。南美洲洪門親親大會。各地洪門代表蒞臨。冠蓋雲集。極一時之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旅古僑商務繁榮地稱黃金時代。其中以洋貨店。雜貨店。生菓舖。洗衣館。餐館為最發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郵航隔絕。匯款不通。祖國僑眷。釜底游魚終至斃盡。海外僑民。搜括乏術。徒呼奈何。有一部份僑民。以祖國關係隔絕。與西女結婚者十之二三。家人淪落。田園滄海。無家何歸者十之三四。抗戰期間祖國為求抗戰勝利。建國成功。曾獎勵僑民節約儲蓄。吸收僑資。而僑民亦以為節約建國。乃解決民生急切要圖。於是盡量認購為數甚鉅。但不旋踵國幣貶值。以致舉眾破產者大不乏人。筆者蒿目時艱不能不將情瀝陳。希望政府從速設法補救。依照原值美金發還。一九四四年。中國銀行設立于夏威夷。由具祖貽主持開幕。僑民儲款匯款。非常便利。成績極佳。

際茲戰後復員。各項建設不容稍緩。海外僑資。游移不定。政府藉善用時機引導歸國。實成建國一部力量。過去華僑回國投資。每多失敗。係因政府缺乏指導。保護未周。今後華僑回國投資。重工業歸政府經營。輕工業政府不應與民爭利。對各種投資企業。政府應妥為保護。使僑民放心做去。則僑民無不樂意投資。

(二) 古巴國情重要事項

(一) 中古商約與工例限制 中古兩國。乃遠交睦誼之邦。絕無國讎毗連時易聲氣之徵象。多少年來從兩國邦交成績上觀之。世界上從未行第二個國家如中古邦交之親善。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十年間。古巴經濟恐慌。商務衰頹。輿論上一度

認為華僑經濟為侮辱者，但旋即恢復舊好。至民國十六年。凌冰公使任內。舉行僑民登記。推進僑務。改進外交不遺餘力。民國三十一年。李迪俊公使任內幾度磋商。締成中古友好條約。其中第五條規定：「兩締約國人民。得在與他國人民同樣條件之下。自由來往彼此領土。依該條中的意義。華人享有自由來古之權。筆者經商古巴二十餘年。對古巴國情。有相當的了解。深盼政府督促梅景周公使加緊與古政府訂立商約。俾僑民生命財產有所保障。查該古華僑向古巴政府註冊經營商業者。約百分之三十五。故訂立商約。宜側重為交涉取得僑民子弟來古接替年老父兄經營之權利。梅公使到任未久。對於僑務。備極關注。對國際宣傳工作。卓著成效。抗戰勝利後。僑民踴躍歸國。經總領事袁道頌。向古政府交涉。始准發「回國護照」。僑總領事之功力。僑民咸相稱頌。最近袁總領事。又向移民局交涉華僑歸籍問題。引述中古友好條約。古巴憲法與民法。（按古巴民法對入籍外僑之未成年子女。認為是古巴人）請准入籍華僑之妻子子女來古。該部法律司司長聽取袁總領事之論據後。極為感動與同情。預料此問題將有圓滿之解決。

(二) 糖業與華工問題 古巴產糖為世界之冠。糖即古巴。巴古有糖。方有國家。此不僅為世界各國急切需要。抑亦為古國人民之生命。因此古巴人民全部精神尚產糖工場競爭。致古巴政府不得不以工例限制。華僑一九二六年起。而國斯照。糖寮打糖均不准我僑做工。而餐館。雜貨店。更規定每用工人五名。限用土人三名。名為五十小商業。西班牙人居業者日多。查古國糖業大資本企業為美國所操縱。為中小商業。西班牙人居首位。華人次之。古政府為維持經濟利益。減少利權外溢。故有二七五課稅。目下古國商人受制於五十工例。二七五稅。工人加入工會必須履行五十工例。一九三四年。古巴厲行外僑登記。每人每年納費六元。或十元。十五元不等。此即變象人頭稅。

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產糖區域。多被摧毀。而碩果僅存之古巴。為世人所重視。戰後復員初期。糖價突漲倍蓰。及今仍高漲未已。按古巴糖業資本。百分之九十。操諸美國人。故向有美古糖業委員會成立於紐約。古政府雖有售糖出口之徵稅權。入息甚豐。但受售糖委員會美人之控制。其實售糖權在美國不在古巴。所以美國糖商有購至一九四九年之先期權。可

見古巴產糖之重要。

(三) 國際貿易暨就業會議之動態 此次聯合國國際貿易暨就業會議。于去年十一月在古京國會舉行出席代表三十六國。冠蓋雲集。盛極一時。我國代表團由大使金問泗博士領導。代表出席。此次大會之盛況為世界各國聯合會議所空前未有者蓋世界大戰後。各國商業復員。亟應召開國際貿易會。共同討論調整貿易。使市場調劑。經濟平衡。北係為謀世界永久和平之基礎。致該會重要點。厥以生產。關稅。商約為主幹。各國互訂立商約。保持貿易互市之優越。規定稅率。發展商務基於原料之交換。有無通共。該會開會已三閱月。已於二月開幕。但所提出之議案。因意見參差。未得解決者。尚有多宗。就中所爭持者。大概以生產品之運輸。關稅之不平。商約互惠之時等。其最顯著之爭辯。為美古新約問題。

大會秘書公佈美古新約。該約係替代一九三四年之舊約。規定古巴粗糖進入美國。自每磅七角五分。減為五角。工業酒精則由每加倫一角二分減為七分半。煙草則由每磅二角八分。減為一角四分。糖酒則由每加倫二元減為一元七角五。同時關稅減低。

此約提之說魯代表大為反對。認為美古開辦無成立此項互惠條約存在之必要。蓋因古巴今日之繁榮。世界有目共睹等語。古巴代表亦起辯前會講席上同意。凡優惠有長久性者。應獲得特殊之考慮。古美間之互惠。即屬此項長期優惠之結果。容許其存在。為必要之事。今日古巴之繁榮。亦無非此項長期優惠之結晶。多米尼加代表。接續抗議。此項美古之新商約。將足以危害其相同生產之國家。此類不平等之貿易。殊無許其存在之理由。溯自一九〇三年。美古實行協定以來。多國即侵入于深沈之景氣中。是以多米尼加要求將該約廢除蓋多古兩國位于同一之地帶。多國經濟重心在於美國。與古巴相同。此項美古條約。是驅多國于天然市場。迫其隨得依戶求售其產品。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多米尼加共和國。在需求各種物資之艱難環境中。竟損失大量物產。同時被迫降低工資低至於不能生存之水準。有優惠待遇。物度叻叻享受美國之利益。尖尾架得英國之保護。西印度羣島之官姑娘（指多國為官國）則由於美國統治于古巴以後惠之所賜。由此。可知國際間凡能同情優勢之國家。得享優惠之利益。否則。口惠而實不惠。

我國出席該大會之代表。首席代表金開酒。胡首席代表張子柱。張福運代表凌冰劉大駒馬治良。周德偉。陶寅代表。兼秘書長。梅景周顧開劉鵬九。徐士浩。王學理。錢宇超。賈道豐。楊叔進專員唐潤英。余文豪。毛立羽。譚振洗。秘書陸天煊。李家獻。金城彬。宋賜人。朱保康。嚴曾廉時鏡突助理員化鐵夫人。梅湘蘭梅羅爾哥士打。俱為博學多能之士。其

緬甸獨立與華僑

屈平生

我覺得緬甸獨立之後，對於華僑有切身之關係就成為莫大難題者，莫過於華僑國籍問題了，故我現在將這問題多方面來說說：意欲請緬甸政府應根據各國對華僑國籍普通慣例施行，並請祖國應與緬甸舉行談判，訂立中緬友好條約以解決華僑各種問題，與加強中緬親善。蓋華僑國籍問題實華僑一切問題微結所在，苟此而解決，許多糾紛，可迎刃而解。

南洋華僑，號稱千餘萬，但至少有七成以上是在當地出世。當地法律，大都採出生地主義，那就不問其血統來源與出身，純粹依其出身地來決定其國籍。而我國法律，則不問其人家鄉在那裏，而僅以父系的祖宗來決定其國籍。因為這兩種法律根本不同，所以我們華僑的國籍一向成為糾紛不清的問題，一九一〇年前後數年間，荷印華僑國籍糾紛，即其一例。蓋因荷人亦欲斷絕荷印華僑和祖國關係而多方虐待歧視吾人不能忍受而起，最後我國政府竟忍痛讓步，而當時華僑對祖國之讓步，認為不啻遺棄而深致不滿。而國內人士，感到華僑國籍問題之重要亦於其時始。

在民國卅四年五月廿九日，即德國投降後不久中荷兩國在倫敦簽訂中荷新約，對華僑國籍問題，似有所規定，該約第一條有一「本約所稱締約地方，或雙方人民字樣，在中華民國方面，係指依照中國國籍為中國人民，于荷屬王國方面，係指依照荷屬國籍法為荷屬臣民者」這無形中承認荷屬認為荷籍的，中國亦可認為中國人，這實際上，已等于承認華僑，可以有雙重國籍了。

戰爭結束後，中國政府，為改進兩國邦交，於卅五年一月，簽訂中暹

陣容令各國人士讚揚不已。關於中國生產。關稅。商約有所討論。我國著名之絲茶棉花。久已絕跡于西方市場。以西方各國。銅鑛鹽壘之關稅。恐未易得到其改善稅率。筆者經商古巴。且夕耳聞我國代表奔於塔塔站之上。折衝于禮禮之間。將見獲得良好之結果。企予望之。

(完)

友好條約對於國籍問題，雖未提及，但依照條約所規定，華僑得在任何第三國人民同樣條約下，有自由出入旅行居住及從事各種職業及經營工商業之權利，在互惠條件之下，享有取得繼承，永估，租用，或轉讓任何動產，與不動產之權利，得依照法律享有設立學校，教育其子女之自由，這樣說來，似乎一方不把華僑當作是暹羅一方面而承認中國人民在暹羅境內，有各種的權利，又據暹羅高等政治家乃比里相農榮（亦有華僑血統者）於去年某次答中央社記者，對中暹人民雙重國籍之意見稱：「中國政府可承認彼等在中國為華人，彼等居留暹羅時，吾人應以暹羅人待之，暹羅之華僑，係中國廣大人口之極小部份，惟其在暹羅，則已成為暹羅人口之大部份矣」。這些說明，無異亦承認華僑有兩重國籍。

去年四月十六日，中菲簽訂友好條約，第五條有「自由出入旅行或居住於彼方領土……第六條有「……享有設立學校，教育其子女之自由，暨和平，集會，與結社，出版，祀典，信仰埋葬，及營墓之自由……享有取得繼承，特有，租賃，估用及以出售遺囑贈與其他方法處分任何種類之動產或不動產之權利，暨經營貿易及其他和平與合法事業之權利……」。又有第七條「……關於其身體財產之保護及安全應與被國民享受同樣之待遇，……關於各項法律手續，司法事件之處理，及租稅之徵收，應享受不低於給予彼方國民之待遇」。這與中暹條約也無二致。

一九四七年四月英國殖民地部長答覆某議員之質問時宣稱：「依中國法律，中國人無須脫離其國籍，但英政府迄未向中國政府交涉此事，馬來

亞聯邦公民，享有中國國籍，並非獨創新格，他們的地位，與海峽殖民地及其他英屬自治領內在中國生長之中國人一樣無異，可以繼續享有雙重國籍。

總觀上所述：現各國對華僑國籍，雖無明文如何規定，但無形中均已承認華僑可以享受雙重國籍，這比起現緬甸之擬對外僑國籍問題，誠大不相同，雖然華僑享有雙重國籍的情形，在國際公法，大有非議之虞。但王法不外人情，所以華僑有理由保留這種情形。

的確，華僑在南洋，實不同於一般外僑，蓋因有其特徵：(一)華僑在南洋各地人數，佔人口重要部份。(二)華僑是南洋開闢者，南洋各國經濟興榮，與華僑不能分離。(三)華僑之大小商業資本與經營，偏佈南洋有火燭之虞。(四)大部份華僑，是在當地生長，不在當地生長的，但大部份領顯全方在這裏經營生活，而置有大量不動產，或準備老死這裏的……因此，許多人說我們不僅當自己是南洋僑商旅客，應當自己已是南洋主人之一。基此情形，所以我們華僑對當地毫無理由抹煞，目亦不容被他人排擠而抹煞。華僑畢竟是華族，祖宗田園故墓親戚兄弟仍在祖國，依理同樣不應有所遺忘。因此我對有些人主張「僑生國籍」，可根據其本人利害關係任由自擇」之說，未敢苟同，這主張，雖與印度領袖尼赫魯聲明，謂「彼等(指馬來亞印僑)即選擇其所願擁戴的政權」。同一口氣，印僑情形，吾未暇去研究。但這主張，已顯然與中國法律有抵觸。比如馬來亞人民憲法(非當地政府頒佈，是由汎馬政府行動委員會與馬來人聯合陣線起草的建議云)。規定凡入馬來籍，必脫離原有國籍，而根據中國國籍法：「凡是服役兵役年齡，未免除服兵役差務，尙未服役兵役者。都不能脫離中國國籍。雖然事實上祖國徵兵，對華僑免役，蓋因華僑在外經營也是支持祖國主力之一，對祖國已算盡了重要義務。又中國國籍：「非得內務部之許可，不為國籍脫離之聲請者。……仍為中國人民。」(一九二八年十月，廣東省政府與海峽殖民地官廳締訂協定，亦屬出生之華人，若願在廣東廣西兩省，得英國國籍之承認者，須呈廣東交涉者，依據中國國籍法履行脫離中國國籍之手續)那末一來，華僑國籍問題在未取得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前，我們實不能如印度這聲辯。

緬甸憲法，對於外僑國籍，只准擁有單一國籍，不能如英統治時代繼

續即便享受雙重國籍。憲法雖無強迫外僑人籍之條例，然對非緬甸公民，另有所看待，且給與種種不方便與束縛，無形中予外僑莫大損失。遂使有些人將準備為緬甸公民以保障暫時損失，那末若做緬甸公民資格，或感到無論如何對祖國不能抹煞的，只好忍痛吃虧，任由擺佈。至稍有相當資產，而又不願那血汗之資無端白遭損失。已有許多人在獨立前夕變產言旋了，(印僑最多此時返國)。現一切雖未公佈施行，但將來或者必會見之於事實的。所以這些在吾僑心理中，早已呈不安之象。

根據緬甸聯邦共和國新憲法，議會擁有權將聯邦經濟或企業國家化，有或限制私人財產，不一定出價贖償……任何公司的資本，為緬甸公民或地方當局所佔有的不能少過百分之六十，土地授予的制限很嚴格，無論作何用途，非緬甸公民，不能享有土地投與權。此外國家還訂下許多稅收。(見郭史翼緬甸經濟計劃)本來緬甸土地與大企業，很多是操在外國僑民手中，若那計劃實施，外僑產業當被沒收了。德欽汝先生說：「緬甸最富的是英中印大資本家，緬甸廣大民衆，是最貧困的，因此當緬甸人民擇採政權，一定淨滅這種不平衡的經濟趨向」。顯然的，緬甸之所以有此新經濟計劃，純對外僑而起。

最近緬甸政府已公佈不動產法案，規定土地不得出讓抵押或租讓給外人一年以上者。同時又公佈大地主條例，私有農田不得超過五十英畝。伐木業自本年六月一日起收為國營。據報載，緬甸政府於舉行獨立之典禮後，首次政務會議，會議採取秘密形式，據消息靈通者指出，會中決議進行登記外國籍民，這也許就是外計劃，對外僑國籍問題之開端，臨時大總統蘇瑞德氏曾發表談話有「從此外僑不能操縱工商業」一句，從許多方面觀察，總之，緬甸獨立後，對外僑之措施，一切將在變。因此，華僑今後的居住，生活事業，一定也跟著更動，且這更動，也許給我們又難以預料的。無怪叫專使來緬甸慶賀獨立時，在華僑歡迎席上演說，叫吾僑要謹慎將事了。

處在緬甸步入新階段時代，吾人也應以新的態度圖改善那被定地位，所以緬甸華僑應該為爭回公平待遇與合理權益而努力，講到此，應提起慶福宮抗議事在一九四七年八月間，仰光市政廳對一九二二年仰光市政條例中之法規擬加修改，而將根據華僑納稅非緬甸國民之理由，使其不能

參加仰光之市政選舉，而將大部華人摒棄。因此仰光慶福宮（僑莊嚴佛院勝地，福華權威團體之一）曾發表關於反對修正案，並聲請中印人民應享平等待遇。這意見會係陳於當局，不過有無反應未詳悉。但已引起細人注意，故福文連場地論壇日報（字巴格巴主辦）亦同情吾人之抗議，並著論主張，謂凡是納稅市民應不分國籍皆須賦有投票權，以如此摒棄華人在此。現仰光著名僑生所發起之緬甸精華協會，也是應付這新環境而產生的呢。聞該會並未限於細土生，是根據以緬甸憲法凡居住在緬甸八年以上的華僑，均可申請入會，據稱：該會宗旨，將不只是獲得應得的權利，同時將一切可能維護有血肉關係的華僑的福利，而與華僑更加合作，這點我是絕對擁護的。

那正因為事實上所謂華僑土生，有些對祖國多遺忘了，同時對那祖國來的同胞，似大隔膜了。在緬甸獨立後，政府又正欲急於歸化吾僑，並圖削弱吾僑，後在緬甸的經濟地位，一方面圖斷絕吾僑與祖國間聯繫，一方面欲利用其能力專一效忠其國，這種趨勢，不獨在緬甸為然，要知道這種新作風，似比任何排華政策為尤烈，故吾於此特別指出一條路，吾僑欲在外國得到較可靠的保障，必需協助祖國建國，使祖國政府成為名副其實的強國，祖國有力，散處在國外之僑民，就不容易被人欺侮，蓋真正自己祖國，才真正有意於維護自己僑民，華僑權益與祖國間，實有皮毛互附的作用。是以現在華僑責任是應後顧及兩方面：所謂兩方面，就是協助祖國，與必要爭回在海外被剝削的合法權益與地位。個人事業之繁榮，亦全於此而確定。

現在緬甸華僑更團結起來，無分彼此輔助祖國政府之所不及，進行國民外交，不過進行國民外交，又不應孤立在接受政府外交之外，必須先了解我們自己國家的國策及政府的主張，並應與政府取得聯絡。政府對國民外交，也要有經常的指導，才能發揮效用。如不把這握這一意義，沒有自己國家的立場，只依着個人與個人間的情感，那裏，只能說是私人的交際，不能說是外交。這是我們進行國民外交以爭回合法權益所應循之路。

我們知道美國華僑之被准許能攜父母妻子女赴美同居，與准許美籍華人

市華僑總會總理黃仁修先生與美加利佛尼亞省唯一之華商委員周錦朝先生等謁見杜總統力爭得來，這就是華僑進行國民外交的成果。又如加拿大華僑，在戰後成立的華僑輿論運動委員會，進行國民外交，當時加政府對那最低限度的幾項要求，（如合法入境之中國移民，不論有無加拿大國籍，均應該有攜帶妻室子女來加之權利；有無加籍之中國人，應享受與一般加拿大公民完全同等之權利，與一般華人得依普通移民條例之規定入居加境等等）。已允予考慮，據最近消息現加政府准許凡已加入加籍中國人之妻及其十人以下之子女，可准入境了。這又是加僑進行國民外交的結果。目前緬甸華僑亦應該有此精神，同時祖國政府，亦應與緬政府迅速舉行談判，將根據兩國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種種密切關係，成立友誼親善條約，同時並必要對華僑國籍予以解決，本來要解決華僑國籍問題非少數人之意見所能得一妥善辦法，必須廣集海內外專家，與熟悉僑地情形的人們共同研究，詳細參訂，毋就一華僑復籍問題草率，然後提出與僑地政府磋商，從而縮複籍民地位與處理條例，這關係與華僑自身與祖國者至大，故能愈早愈好。吾覺得以前吾國與僑地政府訂立甚麼條約，似乎未曾着意及此。

這不知是否是由於暫時未有一妥善辦法，抑或另有其用意，中暹中華條約未曾提出，至前在倫敦所簽訂之中荷新約條約一及之，具體辦法，或者猶有待於後日，故該約曾有留餘地之第八條（締約雙方經一方之請求或於現在抵抗共同敵人戰爭停止後，至遲六個月內進行談判）：的規定。但今和平兩年餘了，似未見有所商談，是以此次如有機會訂中緬友好條約，不應將此事延擱，且應以之為最先決條件。但在未舉行中緬談判前，我們暫時必要保持既往傳統習慣，不容遽爾有所變更。即退一萬步講，假如必要吾人任由選擇一國籍時，亦應先給以充分時間（至少兩年）使有所準備與詳細考慮。何況尚有許多僑胞，因談時疎尚尚未復員回緬。是不應該遺忘這一份份老僑的。

寫到這里，吾不禁憶起前年美國國會通過准許華僑攜眷赴美時。國內許多明白僑情的人，已引為隱憂，蓋恐華僑與在地所生兒女，將因此而淡於祖國之依戀，國家將又多失去一部分後生可畏人們，當時港粵報章，有人在議論：勸華僑此後應益加緊華僑教育，對祖國之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加倍留意，使其不為當地環境所移，政府方面，應爭取華僑，設法提高國家

民族意識，以增強其對祖國觀念與信心，遇有機會，願為祖國效力，並時與當地政府友善聯絡，俾減少對華僑的束縛與壓力，務使僑胞離去國，而不被受限制，隨時可以回國；或無論如何依版祖國，否則華僑將毫無條件地被人奪去，與無形被環境同化，或被迫同化，那麼，那在世界上，有偉大光明歷史的華僑，恐於最短期間，會沒落了。美國此議案之可能影響，似在日後，但已有入這樣預早警告及之，況目前眼睜睜地有百數十萬華僑，將被驅離奪去。（馬來亞人民憲法建議後，關於公民身份，稱為馬來由的，必要以馬來亞為真正家鄉。宣誓水遠專一效忠馬來亞）若果真正實現，國家元氣損失，孰有過於此呢？

現處此緬甸獨立，華僑面臨更困難期間，吾不出得再三聲明立場，吾人在海外，既不應以大國民風度自尊自大，亦不容妄自菲薄，任由擺佈。我們在南洋多數是工商人，目的在經營謀生，此外實非其所過問。故一向與當地各民族和睦相處，向共榮共存之途邁進。我們從未漠視當地人民權益，同時當地人民亦不能漠視吾之權益。緬甸有着豐富資源，和並不稠密的人口，今日的需要，是資金，勞力，和智慧。華僑是直接生產的，在此只有增加其國家財政收入，使他們連帶地益發富裕起來，毫無侵害權利與阻礙發展的地方。因此我們可以說：當地人鄙視吾人權益，即等於損傷他們自己權益。是以我希望當局，對外僑法案應加以考慮，重視華僑一視同仁俾中緬友好善關係，永遠維持下去。

我對華僑國籍問題，是同情馬來亞大總督麥唐納在馬來亞廣播的：「馬來亞國籍之產生，將來有可能與否，則未之知，但今此議（記者按：指上文之唯有放棄其現有國籍，取得新馬來國籍，稱為馬來由者，始可執行政府權利等句）乃不可行。舉例言之：在馬來亞有其多處之居民，其本國法律，不容其放棄本國國籍，因此彼等主張對公同公民權的問題，採取較中庸之建議，而非採用國籍，此意乃在各族中最可接受者……華人對發展馬來亞貢獻過大，今後亦如是。馬來亞兩族，互相信賴，友好合作其重要性未有甚於此者」。（去年十月十六日在新加坡廣播解譯聯合邦憲法）這雖對馬來亞立場而說話，但緬甸情形正相同，亦可以拿來此地參考，羅遜君也說：「華族因身居馬來，事業權益寄托在馬來亞……，只須具備合理化規定的公民資格，並不須退出華民國籍，便實質上就成為馬來亞合

法公民」。○（見華僑與馬來亞的政制關係）故談判華僑國籍與公民權問題時，這種原則，很值得重視。

我不主張有人建議，謂解決華僑國籍問題，我國不妨讓步，曾提出兩種辦法（一）兒童在監護時代從父母之籍（二）已屆中國或在地區之法定成人年齡時，歸山其自決」。又有入提議（二）華僑當克服大國民心理，努力爭取當地合理權利，將中國國籍法略加修改與補充」，改國籍法以遷就，吾亦未敢苟同。

講到此，吾又連帶想起一問題，也應在這里提出，以供當局注意。那就是凡與某僑地政府擬簽商關於華僑問題事件時，於可能與無障礙條件下，請預先通知某地華僑研究，俾經過詳細考慮，是否有裨益，再行確定。以免有因不明華僑實在情形，而有隔礙之處。如一九四三年，中英兩國在重慶締結之新約，第七條，在馬來亞就因其特殊情形，苦實行起來，却可能發生料想不到之不良影響，是其一例。又如本年一月六日中央社電「我僑務當局，以僑胞在國外受不能攜帶出國之限制，故多與當地土人結婚，致土生多同化異地，現擬循外交途經設法與各地政府商洽放寬移民限制，俾婦女可以進口」。○（大意）我覺得華僑土生土化主因，全不在此，而且這樣措施，也可能得不到不良結果，且與真正原意距離甚遠。這又是一點。故將來有中緬談到機會時，不應忽略此。蓋根據所謂考察專員走馬看花的看法，與書本上研究所得，不能知道僑情之本質的且僑地情形，各因其地方性與環境之不同，故亦有適合與不適合之分。

對於解決華僑國籍問題，我旅居海外，目親種種情形，即認為唯一最迫切之問題，即為華僑國籍問題提議祖國政府研究，今適值緬甸獨立，華僑未來地位如何，正有待於國籍問題之能否妥善辦法來確定，此時提出，當能較引起國人加倍注意。同時並希望各地關心人士，提出卓見公開討論，以便樂思益廣得到一個適當解答。

本來中緬民族，無論從任何方面來說，早已融和一體，無分彼此，國籍移民等等問題，又何必斤斤計較與重視，不過我們似也不必須早過於杞憂，緬甸政府大概也會本條修善鄰的精神做去罷。緬甸獨立日宣言中有這樣一段「我們亦將以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遵守一切國際公法，我們敬愛我們的獨立國，因而我們亦敬重別人的獨立。我們熱愛和平，因而我們願

與一切愛好和平者攜手前進，共同防衛國際的和平」。吾人深信緬甸獨立之後，其人民及領袖對於吾在緬甸之全體華僑之合法地位與利益必能本着傳統友誼及獨立國間負責的態度繼續予以尊重保護。

最後我覺得在緬華僑，似不若印人之團結，蓋印人為討論與應付未來地位，及加強印緬親善，曾召開全緬印僑代表大會，開議決教育國籍移民等八大端，向緬政府獻議改善，並籲請印僑努力團結，成立永久性中央機構。此點吾人亦應仿行，俾有事時得以隨時應付與研究。

我現在對僑胞們再警惕一句：緬甸是初獨立，自身剛從此政見仍多。

荷蘭的華僑

劉榕

海外華僑有二個大本營：南洋羣島和北美州。我平生沒到過南洋，前年我在美國，我對於那些聾聵聾開天闢地而來的華僑，如今成家立業，有不勝敬佩之情。除此以外，恐怕便要輪到荷蘭，荷蘭華僑有基礎，有辦法，而且有氣魄，在歐洲華僑社會中，荷蘭該是舉足輕重的一個區域。

荷蘭僑胞大概有一千人左右。浙江青田，瑞安兩縣和廣東實安縣，人數是「點足而三」，這次立法委員歐洲委員競選，在荷蘭情形非常熱烈。三位競選人，剛好來自三個不同的區域。同鄉關係有時候可以產生互助擁護，互有無的好處，但如果因為選舉，加深了彼此的鴻溝，也是美中不足之點。

僑胞沒有一個不愛國，在海外和僑胞談天，常常企望着祖國的溫暖。戰爭期中，荷蘭僑胞和其他國家許許多的同胞一樣，捐款、獻款、紛紛匯回祖國。有位名叫張振英的廣東人，戰爭初起時，在海上任事。有一次，某艘德國運輸船裝載大批軍火，準備起程直航日本，那振英領導中國「海員」，在鹿特丹的碼頭罷工，這件事，聽說後來鬧到納粹佔領軍司令部，要通緝罷工的領導人物。如今那位張振英先生，早已到了中國。

戰爭期中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也有許多茶餘酒後的趣談。納粹軍隊在荷蘭佔領了五年，那時候運輸割斷，荷蘭的糧食非常恐慌，他們用

國內未穩定，種種不安之象，仍然潛伏着。是以吾僑應預防事勢之波及，同時於個人行為上，要加緊檢點，不要給人以口實，細人所最深痛惡絕的，就是嫖賭二端，這種毒素未清無疑常會發生誤會與遺憾的事件。這不獨有失吾人體面且為種種損失與肇事之根源。至遵守當地政府法令，尊重所在地風俗習慣，保持所居地清潔，顧全公眾利益與衛生，守秩序重紀律也應隨時注意，這雖小節，亦屬蔣主席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中重要因素，這在緬甸獨立新階段的今天，吾僑所必須更自勉與留意的。

玉蜀黍洋芋和其他雜糧拌和着充飢，這味道當然是「食不下咽」，聽說有位姓林的華僑，攜帶有一架做麵條的機器，是那時候全荷蘭唯一的一架，他每天把雜糧磨成粉，再製成麵條出賣，因此發了大財，有位海牙餐館老板對我說：「別人也想作這項利市生意，但是雜糧粉太硬，沒有機器，用手工沒法變成麵條」。

現在，荷蘭有很多打麵的機器也有大大小小幾拾家中國餐館。據我的記憶，大概海牙有九家，阿姆斯特丹有拾家，鹿特丹（譯洛塘）有三家。大餐館佈置的富麗堂皇，祇美國舊金山的中國飯館可以比擬。每天每家餐館的營業額，多至二千，少至五百（折合美金二百元至五百元）這數目就相當可觀。他們靠親戚朋友的賄賂與寄途，遠至南非、星加坡、澳大利亞，近至英倫、丹麥。都有食品運到荷蘭，走過天下，烹飪京勝中國，我們的辛動僑胞，就靠這份「國粹」，在跟洋人掙飯吃。

除此以外，荷蘭僑胞很多經營棉織品生意，華僑從紡織工廠批發購買棉織品，然後再零售沽買給用戶，我在阿姆斯特丹，曾經參加過一項棉織品，商人的新年聚餐，飯後，有位被選的荷蘭警察局朋友，對我講，有少數中國商人抬高零售價格，違反政府限價法令的話，那位荷蘭朋友還說到中國許多僑胞在荷蘭賣糖，似乎很不體面的話，也許他是好意和忠言，但

實然聽來，十分刺耳，那天夜後我們有一個小小的談話，大使館一等祕書斯頌里氏，除了分析僑胞經營棉織品的實際苦衷以外，而且還告訴他：「中國現在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紡織規模，那就是中紡公司。將來交通方便了說不定有一天，荷蘭的大棉織商，要到中國去定貨」。斯頌里祕書已勸他多留一份感情給中國人，將來總是有好結果的！

我曾經問過棉織業公會的會長余忠先生他認為：當前棉織業僑商的最大痛苦，是從工廠批不到貨，縱然批到也不够多，因之，零售商在無可奈何之中，纔求之於超過「限價」的黑市，進貨既超過限價，零售當然被荷國政府所認為「黑市」。因之如何使廠方增加中國僑商的批發數量？是全部問題的癥結，駐阿姆斯特丹的丁振武領事，那天還解釋了所謂「賣糖」問題的前因後果，我把錄：在黃昏燈影下，我常常過着那些身背木箱，像「呂純陽」的百草藥箱一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我們的僑胞。

荷蘭的僑胞社會中至少，現在已經有那麼一種自覺，吃飯固然重要，但為爭取國家的體面，更為重要。「制止賣糖」的好意見，在許多僑領社會中彼此流傳者。另外一個奇怪的現像，是海牙阿姆斯特丹那間「工荒」，中國餐館招請不到中國家信。有位餐館老闆對我說：「做堂倌一個星期，四十盾，一個月最多賺到一百六十盾，賣糖的如果生意好，一個禮拜天，可以賺到一百塊高盾」，他還加了一句說：「莫小看賣糖的啊，他們回家把衣服一換，呂純陽的百寶箱一丟下，個個都穿得漂漂亮亮！」

我沒有詳細研究這個問題，但是我知道：華僑社會，有時候有思想不到的複雜的環境。更因為歐洲僑民的教育水準，一般概括的說，比較美國為低，而歐洲為什麼「官價」，「私價」，「限價」又特別複雜，今天張三因為賣高價被「捉將官裏去」，明天李四家裏的五担白米又被沒收，……諸如此類，打仗以後和這二年，歐洲遍地皆然，若僑胞說外交官不做事。領事館說僑胞不懂得所在國的法律，言語講不通，再加上領事館沒有那麼多的人力財力，能够條件交涉順利。

在歐洲，荷蘭在這一方面的情形，比較算好。但因為僑胞多，一個領事館相當的忙不過來。美、法、比利時，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都有領事館，美國而且自總領事館，在機構人力上，當然更能替僑胞多服務。此外，僑胞的匯款，限額尚能獲得荷蘭政府的同意增加，對國計民生都有好處。

我建議中國銀行，應該在荷蘭設立一個小小的機構，承辦這一千僑胞的匯款，這點意見，我在一九四五年初次遊荷蘭時，曾經在重慶「世界日報」上寫到過，這次來仍然有相同的感想。

蔣鼎文到荷蘭的時候，曾經非常忠懇勸僑胞戒絕烟賭，實際上，荷蘭僑胞在這方面比較的少，尤其是海牙，可以說絕對的沒有。阿姆斯特丹有位年青的僑胞，主張由「華僑聯合會」設立俱樂部，獎勵下棋，平劇，或玩子彈等等。來代替賭博，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意見。華僑聯合會是荷蘭華僑的大結合，現任會址是山東僑胞馬文山先生。

我和馬文山先生談到過「僑民教育」問題，可惜的是全荷蘭現在沒有一座華僑學校，許多「下一代的中國」人，沒有機會學習中國語，據馬文山氏的看法，如果國內能派人來荷蘭主辦，籌款不至有多大問題。鹿特丹有位僑領袁善說，去年有位美國留學生姓劉，四川人，自動跑來荷蘭倡議設立學校，並且答應他本人任教，鹿特丹的華僑都異常興奮，捐款、校舍、基金，一切都籌備停當，不料那位劉先生忽然返道倫敦，從此一去無消息，學校的事就無形作罷。

僑民教育影響到華僑社會的一切行動，在荷蘭，真正能看報。知道國家大事的，除了幾位僑領以外，還是不多。戰亂前後，許多僑胞遭受無妄之災，就因為他「懂」的太少，聽說海牙一個華僑，於戰爭結束前被推入水中淹死，貝納特親王行宮附近的赫弗遜小鎮上，一位賣糖的浙江華僑蔣光鶴，被三個未成年的荷蘭頑童，用斧頭打死，現款全部被劫奪。另一位叫張信良的華僑，住在島得勒支城，被一個自稱荷蘭便衣警察的暴徒，用手槍擊傷大腿，後來死在醫院裏。諸如此類的事情，在戰爭結束前後特別的多，那時候是兵荒馬亂的局面。

聽說，德國軍隊沒有退出荷蘭以前，華僑在荷蘭，相當的能安居，謠傳說一度到過中國的德國機根霖森將軍，在他出任德軍駐荷比海岸總司令的時候，曾經多次下令保護華僑的生命財產。還聽說有住在聖達姆城（阿姆斯特丹的附近）姓陳的華僑娶有猶太婦女為妻，生有二子，德國兵佔領荷蘭期間，凡猶太人殺無赦，而這位姓陳的猶太老婆倖免。

那時候，華僑們在荷蘭有一個叫做「華僑互助會」的組織，所有中國僑胞，都是反抗法西斯的有力工作者，一九四五年德日投降以後，荷蘭華

的慶祝勝利「龍燈大遊行」，是歐州歷史上有名的光輝的一頁，荷蘭華僑有氣魄全荷蘭的僑胞，愛民族，愛戴領袖的，我祝福他們康健！（於哈利

遊飯店）

南洋華僑光榮史

「吞武里王鄭昭傳略

關文長

我國海外移民始自秦漢時代，迄今二千餘年歷史。自六朝唐宋以後，國人乘桴浮海者日益繁多，是以南洋華僑力量，素稱雄厚，其間亦有稱王一境者，如粵人吳元盛王戴燕國（在婆羅洲西岸），南海人梁道明據三佛齊（即蘇答臘之勃林邦 Palembang 島，又名舊港，或稱巨港），廣東潮洲人鄭昭王暹羅，福建晉江人林道乾佔勃泥（在婆羅洲北部），粵省梅縣人羅芳伯居昆甸（Pontianak 在婆羅洲西岸與戴燕國相連），粵饒平人張璉雄霸舊港，與廣東潮州人張傑芝稱王安理（在小巽他羣島中）等皆是。其中史蹟最光榮燦爛，照耀千古而為吾人所欲悉者當推鄭王一事，惜國人研究南洋史地每忽略之，筆者年前編旅中南半島，曾撫拾得鄭王軼事蹟聞多種，爰整理之述其史略於次：

鄭王原名信，廣東省潮州澄海縣辛富里人，生於公元一七三四年（清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其先世務農，頗足溫飽，傳及其父，家道中落，遂有出洋謀生之舉。父鄭億，又名達素性不羈，放浪形骸，明末流寇起，天下大亂，農村破產，民生塗炭，鄭乃挈家南渡；背井離鄉，流浪至暹羅都城猶地亞（Avuthia 即大城），乃棲止焉。時涉洋者衆，該城華僑聚居日盛，商業因之發達。鄭頗工心計，操奇制贏，一帆風順，漸以致富，遂為暹王所青睞，乃易名鄭鑽，得常進出宮廷，賜封三品爵位，旋復聚一暹籍名樂英，明年舉一雄，即未來之國王鄭昭也。

相傳鄭昭於誕生之際，臥搖籃內，忽有一青色巨蛇，昂首吐舌纏繞其側，父認爲不祥，擬棄諸郊野，適鄰友財務大臣昭佛弗塞加利（Taophit-ayalakti 來訪，見此孩兩目炯炯，儀表非凡，乃懇收爲義子。及九齡，使隨高沙彌寺（Kosut Wat）銅鑿（Thong Di）高僧攻讀。治年十三

，其義父領之出寺，進謁國王，奏明所學，遂得賜侍衛職。昭天賦特厚，聰明睿智。除精治經國軍旅之學外，間嘗研習各國語文，通曉漢越印語文。二十一歲時，復創髮進寺，潛心修養。越三載，暹王即崩再啓，始復出任前職。及昭華蘇利耶阿馬哈（Phraya Thiang Suriyat Amarin）即位，昭進爵曼格（Mang）府尹，暹人稱之曰昭達達（Phraya Tak）迨即位乃稱吞武里王（Thonburi Vong）。

公元一七六五年（佛曆二二零八年）緬甸國軍寇境，暹將與戰不利，暹王乃起用鄭昭。鄭銜命入京，受封爲抗敵大元帥，統率三軍，誓師前進，時緬軍聲勢浩大，饒勇善戰，所向必克，以破竹之勢長驅直入，陷暹羅猶地亞，鄭見大勢已去，爲重募精師充復國士計，乃於殘師中嚴格選出智勇兼全者五百人，及能吏十餘衆，於一七六六年二月二日，乘緬軍踴防，於城東突圍出走，緬將遣大軍五千追擊，由名將沙墨田（Syamati）指揮及峇達逃師，窮追不捨，鄭王知難幸免，乃勉其餘衆，借城背一，於萬婆鉄訕衛（Mang Prani）大敗緬軍，俘獲甚衆，遂繼續轉進，抵羅勇城，城主降服，旋其部屬坤茶亡及坤藍等陰謀抗拒，鄭王乃殺之，佔有其地，及尖竹實城，繼即廣招天下豪傑，獨霸一方。

暹都既陷：緬軍乃誦師其中，作爲大本營，復四出擄掠，押割財物，逼人苦之，時各地督軍，以國已無主，乃紛紛稱王，計共六國：（一）拍乃功爲王，（二）奏拍耶彭世洛，（三）拍粉，（四）泰那容，（五）奕碧邁，（六）拍昭達（鄭昭）其中以鄭昭所部兵力最強，組織最優。鄭王駐軍竹尖實之四閱月，造船百艘，募兵五千，不斷訓練演習，努力加強其戰鬥力。既而一舉攻取吞武里，乃進而與緬軍主力戰，相持數日

，斬其主將素忌，光復大城。然該城淪陷半載，已成焦土，故鄭王乃選吞
 武里為國都建榮皇宮（即今暹羅網壘港口海軍官學校），於佛曆二三一
 ○年即位，稱暹羅正統皇帝，時為公元一七六七年，即清乾隆三十二年，
 年僅三十四耳。

翌年，鄭王進攻彭世洛，左腿受傷，未幾，傷勢痊愈，得將領拍均差
 活著，拍瑪哈蒙治及陣聯等輔射，四年之間，南征北討，盡滅五國。繼復
 以長勝之師，出奇制勝，連破緬軍，擊破其主力，逐之出境，遂奠定統一
 之大業，即位十餘年，而為暹羅國史上之名王。

初鄭王統一時，適逢歲凶，饑孳載道，人民輟耕於溝壑，死亡率突漲
 。鄭王乃大施白米，遍濟貧民，并分封諸賢者出任各府尹，招安百姓，天

馬來、菲律賓、印尼、暹羅、香港

華僑選手訪問記

(一) 來去匆匆

五月十七號的上午，首都各報紙都刊載了一條新聞：

「參加全運各地華僑選手二百餘人，定今晨由滬來京，晚八時可到達
 ，由政府，華僑學會，僑務委員會，國民黨青年部海外部等聯合招
 待，明晨十時前往陵園謁陵，定十九日晚十時返滬。」

這次華僑選手回國，真可謂忽忽而來，又匆匆而去，有的在海洋飄了
 半個月，一登上祖國的岸就被上武裝奔上戰場；有的在大會開幕前夕才趕
 到，混身的疲勞還未鬆醒過來就跑到運動場，天時地利，再加上兩眼摸黑
 ，到處陌生，對於許多第一次回國的僑胞們實在是一種苦處，然而這批對
 祖國嚮往了多年的青年，却滿腔熱血非常興奮。他們不在乎一切由於陌生
 環境帶給他們的種種不方便，甚至不愉快，趁着全國運動會圓滿閉幕之後
 ，第二天就登上京滬火車，忽忽忙忙的投進祖國的心臟，走馬看花忽忽的

下頓以平。繼即復興佛教寺觀，撥款修葺粉飾一新，并遣使入中國朝貢，
 求取三藏佛經，延聘高僧，創立佛門宗師團。

數年後，暹羅民康物阜，軍威震耀鄰邦，高棉（即柬埔寨），萬象，
 南掌（即老撾），緬甸，景邁等國，皆為降服，朝貢稱臣。然至晚年，因
 縱情遊樂，國政廢弛，遂惹外患，緬甸復入寇，邊境告急，倉卒不能禦，
 國內因連年饑饉，農民亦起暴動；於此內憂外患之日，鄭王不復能應付，
 於失意之餘，慘罹瘋癲之疾，遂為親王頌殿昭佛耶馬哈薩塞所殺，享齡
 四十八。一代豪傑，於焉折殺！然其匡復社稷，擴展疆域，敷陳德政，光
 大佛門之功，誠可驚天地而泣鬼神，而為暹羅世所不忘者也。鄭王
 既歿，吾傳亦終。

本刊記者

又要離京——這一別，又要等到下一屆運動會再來首了。

這是一個難得可貴的機會！

記得第五第六兩屆全運會，筆者尚在求學時間，由於愛好體育，不惜
 請假耗資由杭州趕到南京，上海參觀，這句話，已是十幾年前的的事了。

本屆運動會，是勝利後的首次全運會，由於國內共匪作亂不已，各省
 選手減色不少，然而有一點值得安慰的，却是海外各地的華僑選手紛紛前
 來參加，打破歷屆紀錄，而且很多優秀的選手都是僑生海外第一次回到祖
 國懷抱。其中有好多位都是在這次大會上出盡風頭的佼佼者；例如馬來亞
 的舉重四劍客——輕量級的陶福章；次輕級的龍偉德；中輕級的辜榮棠；
 次重級的龍亞斯，都是名震海外多年，這次分別在大會奪得輕量、次輕、
 中輕、次重各級冠軍，使祖國人士驚奇欽佩不止。他如奪得高欄和中欄雙
 料冠軍的黃南正，跳遠亞軍的李芬，二百公尺仰泳冠軍紀順美，二百公尺
 仰泳冠軍及五十公尺自由式亞軍馮朝玉；女子一百公尺仰泳冠軍黃碧霞和

女子一百公尺自由式亞軍林清香都是馬來亞華僑的光榮代表。香港的男女游泳選手，包辦了男女游泳錦標賽大會增色不少。足球隊也數戰數勝和擊擊陸軍兩隊分別冠軍。印尼的男女網球隊，使人會生色不少，爪哇的網球巨擘許承基雖不幸殞落，但後起之秀陳立超李文宣後生可畏前途不可限量，雖然這次在單打賽中因經驗不足敗給國內老將，然而他們到明年青，相信他們這次帶了參加大會戰的經驗回去，以他們的年青，以爪哇網球之傳統，誰又能料到下屆冠軍非印尼莫屬？最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男女籃球錦標賽，最熱烈緊張的一幕，要算基溫非的爭霸了，菲律賓男女籃球隊自始至終是十萬球迷的目標，陳金德、陳金雷昆仲成為國內籃球界一致公認的最佳左右鋒雖然他們在延長五分鐘因經驗不夠而敗于上海，但菲律賓的打法全國公認是最進步的手法。

記者因公私纏身，沒能參觀全運會，十分遺憾，現在華僑選手到南京來了，再不能放棄這機會，於是懷着滿腔熱忱在十七號晚上九點趕到華僑招待所。

(二) 訪問片段

和老謝跨進輝煌的華僑招待所，只見門口擁滿了提着手箱帶着行囊的男男女女，幾面綿製的大旗，說明各地華僑選手剛由車站趕到，天氣特別悶熱，南國健兒揮汗不止。

海外部青年張慶副處長提着手喇叭，好像全運會報告員似的打着廣東國語：

「菲律賓、暹羅和印尼一部份華僑選手請到對門航建會宿舍……」記者和老謝來不及訪問這羣開拔的健兒。進去打聽，這才知道所有女選手全部住在二樓，招待所的大禮堂，臨時搭了幾十張床鋪，權充馬來印尼健兒的「臨時宿舍」。

大禮堂門口一張屏風，貼了一張紙條，「馬來印尼選手住此」，走進去，迎面遇見馬來亞副領隊，王景成先生，握手招呼之後，立在門口談了一陣。王先生高大樸樸，黑黑的臉，一望而知飽經風霜備極辛勞，這位檳榔嶼領事，全馬聞名的鉅儒，是現任檳榔中華總商會長，光華日報董事經理，鑄鐵中學董事長，福建女中董事長和國民黨黨團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

談到這次全運會，他的觀感是「很好」雖然籌備得太匆促了。接着說：「國民體格的健康與否，對於國家民族前途很大，全國運動會的召開，對促進國民體育這一點的意義極大。」因為他很忙，記者不便多談，走進統輪式的馬華選手宿舍，第一個訪問了跳欄怪傑黃兩正。

這時全運選手均睡臥或依坐在床上，只有這位怪傑口含烟斗悠閒的坐在北面上，人家都赤膊，他却打着領帶，默默的躲在一邊，別有風度。

當記者趨前握手的時候，似乎打破了他的沉思，但接着很歡迎的立起來。中等身材，結實有力，黝黑的皮膚，滿口金牙，一望而知是一位標準的僑生青年。他是潮州人，一口流利的英語，國語能聽得懂，但講得不流利，記者和他談話，只有借重老謝的翻譯了。在談話的時候，但見他不住的托着下巴，一問，才知道他這幾天牙痛，左下顎都腫了。「要不要去醫治？」他說：「剛到南京，人人生地不熟，不知道那裏去就醫！」記者願意做識途老馬，但他因為團體行動，不便請假而婉辭了：「不必說，今日已不怎痛了！」。記者對牙痛是深有經驗的「牙痛不算病，痛起來要人命」，以同病相憐之情，深願陪着這位僑胞就醫，解除他的痛苦，可是我更知道他們是團體行動，來京觀光不過兩天，既使想拔牙也會為時間和行動所限制而難以如願的。

談到這次大會，當然要慶說他包辦了跑欄兩項冠軍的「雙喜臨門」，他謙虛的微笑道：「不好，不好！」接着表示：跑道因苦工的關係，太熱，氣候又冷，影響成績——「這裏的天氣我們真不習慣，在南洋長大的不怕熱就怕冷。」

「第一次回祖國嗎？」

「是的！」他抱歉似的笑了笑：「長了這麼大，現在回來，非常的愉快。」

「是否想參加世運會呢？」

「……」他點點頭，微笑的露出金牙：「不過——成績太差了！」他是這樣謙虛。

記者趁機向他進言：在南洋，氣候太熱，對於用操練習很不適宜，尤其障礙到了相當成績，在熱帶，既使想進步一秒半秒也不容易，所以為了參加世運會，最好在國內繼續練習一兩個月，俾高欄達到十五秒關，中欄

進入五十秒關，則既在世會不能得分，亦可有較佳的表现。

他點點頭，很同意記者的建議，但表示全運會尚未決定派遣田徑優秀選手參加世運會，所以現在還不敢抱此奢望。（記者按黃氏現已當選為世運選手，已在京練習了）

因為他牙痛，記者不便多談，遂請他介紹我們，見馬來四大力士。他首先帶我們到一個赤膊坐在床上的壯士面前：

「這就是打破全國紀錄的輕量級舉重冠軍陶福享！」

短粗實結的身子，在電燈光下，從赤裸的胸，肩背上閃耀出一組力的線條，鉄打似的身體，充分顯出英雄的本色。

他欠身笑了笑，表示謙虛。他不會說國語，隔壁的另一位赤臂青年和我攀談起來，交換名片之後，這才知道就是馬華中輕量級舉重冠軍辜榮榮。

辜先生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非常健談，他指着陶力士說：

「他雙手能挺舉一〇五公斤，推舉八七、五公斤，提舉八二、五公斤，共計二七五公斤！」意思是說你別看他個子小，力氣可大得很。他告訴記者：這次因為氣候涼他們不習慣冷天氣，所以難以發揮最高的成績。

「世界舉重比賽在美國每年均舉行一次，但是中國從沒有派代表參加過，這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其實舉重是起源於中國的蒙古，在中國歷史上，早就有舉重比賽了，這次大會上的幾種舉重成績，雖較世界紀錄差，但相去並不太遠。」

「辜先生——這次你們四位大力士包辦了四項舉重冠軍，希望能夠出席世運會，為「東亞病夫」爭口氣。」

「很想參加世運會——但能否達到目的不得而知！」這位大力士雖然奪得了全運會的錦標，但他的心情的和旁邊的中欄怪傑黃南正一樣：參加世運的希望渺茫得很。

另外兩位大力士——次輕量級冠軍龍偉德，次重級冠軍龍亞顯已是睡在床上，但當記者請辜黃陶三人簽名以留紀念時，他們走過去把兩龍喚起來，也在白紙上留下了名字。

這時，進進出出的都是短褲背心入浴或浴畢的僑胞選手，記者為了分別訪問其他單位，不及一一遂告辭出來。

招待所樓上住的完全是女選手——香港、暹羅、馬來、印尼、菲律賓

，想去訪問這些「英雄」，老謝在後面說：「太晚了，不方便了，明天再訪問吧！」

「那末到對面航建會去罷！」

航建會大樓上也佈滿了海外健兒，這里住的有暹羅、菲律賓兩單位男選手和印尼一部份。安南和檀香山的選手沒有來，前者三十餘選手在一週前就來過南京，後者只有三個人，不知為什麼沒有參加。

一進門，住在樓下左邊一間大辦公室的是暹羅選手。暹羅僑胞這次來京觀光的只有三十位，較諸馬華一三九名要少得多。

一進門，但見大房子里三面佈滿了三小床，容納了全體暹羅選手，一路旁均已上床休息。當記者向一位選手表明來意之後，一位說潮州話的青年給我介紹了他們的籃球管理張修憲先生，張先生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連忙過來讓坐，隨即接過記者的簽名簿，對全室說：

「來，來，請大家簽名！」

一位穿背心短褲的青年隨着幽默的說：

「來，來，大家簽名領錢！」

不一會大家都熱烈的簽了名。

張先生豪爽健談，他說：

「暹羅的華僑是第一次參加全運會，大部份選手都是生長暹羅，所以第一次回到祖國，精神特別興奮。

「我們是四月二十九日由曼谷搭專機飛香港，於五月二日飛達上海，原有五十多人出席全運會，後來因為經費困難，於是減為三十一人。」談到这里，他表示：這次海外歸來的各地華僑選手，以暹羅的經費最困難了，最充足的當然推菲律賓。

張先生是籃球健將，他談到菲律賓，使記者聯想到這次籃球決賽混非力拼的情形，忙問：

「張先生這次看見混非決賽吧？」

「看見的，——啊！這次上海隊說勝利了，可是論起技術來，上海真是差得遠！」

張先生是從祖國去暹羅的，戰時他在重慶，勝利一度去東北，去年去曼谷，現在暹羅商，因為他是從祖國去的所以談得非常投契。

由運動談到邊疆封閉僑校三十多家，他說：

「華僑在暹羅被壓得太緊了，這次我們回到祖國深深的呼吸了自由空氣——不過祖國也在戰亂頻仍，實在遺憾！」

老謝覺得談話已太廣泛，忙插嘴：

「暹羅華僑較比喜歡那些運動？」

「足球和游泳！——不過說來很慚愧，在曼谷，有六十萬華僑，華僑連一個像樣的大足球場都沒有，暹羅國家球場是很大的，可是除了中國的世運隊到了曼谷可以跨進那球場比賽，華僑是進不去的！」說到這里，連連搖頭。

談得已是不少，遂告辭。

登出二樓，右室住着印尼選手，走進總領館的小房間，空無一人，對門房裏出來一個又黑又壯穿背心的青年。

「請坐一坐，我們領隊洗澡去了！」

原來他是印尼藍球隊將鄭貽昌，很熱忱的告訴記者，這次我們一共來了五十九位，大半是爪哇選手，幾乎全部是僑生，而且是第一次回到祖國來。

是的，印尼華僑參加全運會是第一次，上屆許承基羅代表爪哇出席，但非印尼全權。

談到這次籃球比賽情形，鄭君說：我們一向打慣水門汀地，這次在沙地上角逐，滑得很，我們實在不習慣，所以慘敗了。

「這次——我們乘了半個月的海船，到了上海又沒機會練習，不瞞你說，前前後後足有一個月沒摸球，太吃虧了。……」

講到這里，一位身材高大赤頂戴眼鏡的五十多歲穿著一套筆挺的派力司西裝的長者走進來，鄭君連忙介紹：

「這就是我們副總隊吳揚明先生」

熱烈的握手，交換名片，這才知道吳先生是福建海澄人，萬隆中華總會主席，同時是中國國民黨駐萬隆支部的常務委員。

吳老先生精神飽滿，國語流利，一開口就說：

「印尼華僑這次參加全運會是第一次，而且可以說一句都是僑生。這次不遠萬里回到祖國，並不計較比賽的成績，我們的目標有兩個：

(一) 回祖國觀光一番。

(二) 民盟和共黨在印尼宣傳得很厲害，以致僑生青年無不受其宣傳影響，所以我們這次不惜花二十多萬盾，特別選派僑生青年回國參加全運的目的，無非請其看看祖國大好山河，不要上共匪宣傳的當。」

吳老先生說得多那樣的充滿自信，他對於祖國是寄寓無上信心的。

「吳先生，你對於這次大會觀感如何？」

「籌備時間太匆忙，有此成績已算不錯，不過……有一點偏，對上海選手偏袒是有目共睹的。」說到此，老先生請記者：「最好不要發表！」

由運動會談到印尼現狀。

「印尼獨立，站在我們信奉三民主義的立場是應該讚助的，不過，在印尼獨立運動中，仰靠的却是華僑！」接著很沉重的表示：

「不過，印尼終歸是要完全獨立的！——到那時候，我們華僑只有撤退回國！」

老先生搖搖頭，似有無限的惆悵。

窗外送來一陣潮溼的熱風，斗室內愈發感到一股悶熱，生命力旺盛的老僑卻充滿自信，但胸頭都被一陣不可名狀的鬱悶塞滿了。

老謝向記者使了一個「去肥」的眼色，我們照樣留了一套「華僑先鋒」送給他們做紀念，遂即告辭。跟着訪問非僑選手。

菲律賓籃球隊沒有來京，去杭州遊歷了，記者在二樓左手一個大房間內，却會見了全體游泳選手，這里有五十，百米，四百自由式健將莊美遺楊天送和蔡放初，一百公尺背泳健將李香冷，和二百公尺蛙式劉英奇。在人叢中看見英俊而有些發愣的楊人輝，這位擊擊籃球隊的名將，此番改爲水球隊健將了。也許是不打籃球的原故，他胖了許多，這次來京遊歷，伴來的還有他那漂亮太太麗煥英。

這次在男子游泳錦標賽中，菲律賓次於香港馬華而得到第三名殿軍，莊華道、劉英奇莊美道和李香冷都是得分的健兒。菲律賓爭得游泳二十二分，完全是他們幾個的功勞。

這次海外歸國的各選手以菲律賓經費最充足，他們在上海住的吃的都

很舒服，但這筆經費只是少數人慷慨解囊的。

時間已過了十一點，雖然初到南京的海外健兒們特別興奮，但記者也不願過分妨礙他們的睡眠，當告辭下樓的時候，航建會的大門已緊閉，外面已下起淅淅瀝瀝的小雨，一陣陣的涼風吹散了空氣中的悶熱氣，細雨帶來了瀟灑而溼潤的夜氣，感謝上帝，今晚賜給一聚初次來京的僑胞們一個舒舒服服的睡眠！

(三) 一串遊程

這次華僑選手來京觀光總供只有兩天不到，所以十七晚剛到，第二天就開始「疲勞的遊程」了。

十八號早晨，由中央海外部陳慶雲部長陪同謁院，遊覽明孝陵等地，中午回到勵志社應宴，這一餐是教育部長朱家驊和沈市長怡作的東。吃完繼續上江南汽車公司新新的大包車一陣風似的開到教育部、中央大學，走馬看花參觀之後，又乘上車來到中央黨部，應吳祕書長鎮城，海外部長陳慶雲及青年部長陳雪屏的宴會，吃完，接着放映電影，直映到夜深才大睡回到華僑招待所睡覺。

這一天，海外部幾位「招待」，忙得連大小便都沒法從容。不過，那天晚上各選手的睡眠，敢担保即使不習慣陌生環境或者有失眠症的人也會「不知東方之既白」。

在這里，記者得補充一句：晚上招待的那一場幸而是教育電影，假使演「一江春水向東流」（許多印尼選手的希望），也許會使多少青年與童得影響睡眠吧。

十九日上午參觀遊玄武湖，中午趕到介壽堂參加僑務委員會劉維熾委員長的午宴，記者也趕到，一列漂亮的新包專車一排排列在門口，一位掛紅條的招待笑着說：

「他們下午都走了！——我在看押行李！」

「行李都跟車走了？」

「是的，午宴之後，蔣主席召見，最後一個節目是參加王外長歡迎茶會，會一定就趕到下關！」

他似乎爲這一天牛的一串聯珠似的招待節目，不勝其損負！

在介壽堂午宴前後一小時中間，記者在兩天中得到一個再好沒有的機會，那就是能和全體來京觀光的華僑男女選手作一次全面訪問，臨別的暫短時間之內，這是最值得慶幸和紀念的一頁了。

第一節訪問了印尼網球女傑陳金石女士。記者對陳女士印象最深，三年前記者在仰光推動話劇運動時，保守的華僑社會里，從不見男女合演戲劇的，多虧一位領事太太幫忙，毅然參加劇運爲仰光青年話劇社作首次演出，從此，仰光話劇運動得以展開，這位太太名字也叫陳金石。她有一副苗條的身材，一雙水淋淋的大眼睛，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

但是目前訪問的印尼的陳金石女士，却是又粗又壯，和記者記憶中的仰光陳金石女士恰成反比。陳女士是瓜哇井里汶代表，這次和張美珮合作，奪得雙打網球錦標。這一對網球花，球藝高強，初判祖國，一鳴驚人。陳女士不會說國語，中國字也寫得不很順手，幸而旁邊另一印尼女網球選手劉美英說得一口流利國語告訴記者：

「本來，這次陳女士是可以奪得單打錦標的，她每次打球都是球而有力量，正抽反擊也極有把握，很少觸網出界，但那天和楊潤濶決賽的時候，由於心理過度緊張，演出失態，極有把握握緊的球，常常觸網或出界，加以第一盤中楊潤濶一度領先，陳女士不免慌張失去第一盤。第二盤再戰，陳女士因平事較長身體發胖，不善奔跑，同時由於內心受第一盤失敗的打擊，不能振作，乃再以四比六失去第二盤，大好女單打錦標遂告喪失。」

旁邊不遠就是印尼男網球選手李文宣和陳立超，前者體格極好，身長適度，使記者想起爪哇球聖許承基來，陳立超較矮小，黑黑的臉，文雅之至，有儒將風，握手、簽字皆紀念之後，他忽然指着站在旁邊看他簽字的劉美英小姐說：

「我可以向你們記者介紹：劉小姐不祇精於網球，而且是舞蹈專家，畫家，多才多藝！」

美麗而安祥的劉小姐笑了笑，連忙操着流利的國語說：「不敢當！不敢當！」

這時對記者想起劉小姐在上海出席首次歡迎大會上，曾經表演古典舞，醉倒了全場來賓，一時爲上海記者「臨時決議」，向劉小姐暫號爲「大

會之花」。

接着，她爲記者介紹了印尼二位女籃球健將：陳蘭英、陳金宋。這兩位女將，在上海體育館地板上會赤足作戰，勇猛異常，一開上海的眼界。印尼華僑女子籃球，這次和菲律賓福建並列亞軍，身體之健，作戰之勇，不愧爲個個英雄。

聚餐之後，立刻到院子排隊，由中央海外部張副處長正拿着號高點名：「馬來亞的華僑選手點名依次上車！」

這時中央社及各報記者開始給各地代表團分別攝影紀念，而首先挨到點名的只好排隊一個個應聲出門上車。

「爲什麼點名？一位女選手問。」

「蔣主席召見！」

「那爲什麼要點名？」

「沒有名字的不准上車——見元首呢，不是隨便的。」

「這太嚴肅了！」

一些選手看見這種情形很驚奇的搖搖頭。

記者趁點名上車的時間內，分別訪問了一些選手和領隊。

人叢中遇見菲僑領隊林珠光先生，這位短小精幹面目漆黑的「總領隊」，精神飽滿，風度不凡，他是菲僑代表的靈魂，全運會以來的新聞人物。

「林先生你對這次來京觀光有什麼感想？」

「很好很好！」他興奮的回答。

(一) 游泳決賽項目詳表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成績

備註

五十公尺自由式 金順源(印)

馮朝玉(馬)

徐亨(海)

蔡利恆(港)

張壽山(馬)

黃丁備(印)

二十八秒(平大會)

男

二百公尺接力 馬香

黃煒榮(港)

劉英奇(非)

梁顯乾(港)

蔡懷忠(台)

楊英澤(港)

三分六秒九

二百公尺 俯泳 紀順美(馬)

黃煒榮(港)

馮朝玉(馬)

莊美道(非)

俞順源(印)

陳能德(馬)

一分三秒三(全國新)

一百公尺 自由式 吳傳玉(印)

馮朝玉(馬)

尤世坤(港)

關華澐(馬)

黃金華(港)

五分四秒六

四百公尺 自由式 陳震南(港)

劉帝炳(港)

莊華道(非)

羅金龍(津)

關華澐(馬)

高鐵雄(台)

廿三分二秒三

子

一千五百公尺 自由式 陳震南(港)

劉帝炳(港)

黃金華(港)

羅金龍(津)

關華澐(馬)

高鐵雄(台)

一分十六秒九(破大會)

二百公尺 仰泳 馮朝玉(馬)

王中成(滬)

鍾天生(印)

吳年(穗)

許守強(滬)

李香冷(非)

旁邊的幾位選手則對記者說：

「太緊張了！」

「簡直是走馬看花！」

這是一位身材修長滿目清秀的小姐，一打聽才知道是非僑女籃球隊的「神槍手」楊秀枝。楊小姐在匆忙中在記者簽名本簽了個名，她的字和她的一樣秀麗。

香港的選手只來了十幾位，「新美人魚」——黃婉貞姐妹沒有來，記者未得一睹新美人魚豐采深爲憾事。所幸見到了幾位打破全國和大會紀錄的男游泳冠軍——印尼的俞順源、吳傳玉、馬來的紀順美、馮朝玉。最後在大門口遇見十幾歲的小妹妹洪瑟瑟，這位暹羅小美人魚以童年的體力和成年的黃氏姐妹等競賽，居然爭得四百公尺自由式第三，二百公尺俯游第五實非易事，另外暹羅的張璐小姐也年紀青溫文爾雅，見了記者慚愧含羞表示來京觀光「太緊張了」一點。

一點半，全體華僑選手分乘專車七輛直奔主席官邸。主席對這批華僑青年訓話之後並由蔣夫人譯成英文，以期每個華僑青年都能得懂。

兩點半他們又到國際聯歡社參加了最後一個歡迎茶會——主人是王世杰，匆匆忙忙坐下，忽忽忙忙吃了一點，一陣風開到下列，四點廿五分的凱旋車專車等待他們，結束了不到四十八小時疲勞的遊程。

再會吧！海外的兄弟姐妹！第八屆全運會再見吧！

附：全運會各項決賽成績詳表，讓我們看看華僑選手多麼出色：

女

子

男子
總分

八	百公尺	接力士香	港馬
五	十公尺	自由式黃婉貞(港)	高妙齡(港)
一	百公尺	自由式黃婉貞(港)	林清香(馬)
二	百公尺	俯泳黃婉貞(港)	黃玉冰(港)
一	百公尺	仰泳黃碧霞(馬)	張雪英(台)
四	百公尺	自由式黃婉貞(港)	黃婉貞(港)
一	百公尺	接力士香	港台

女子
總分

八	百公尺	接力士香	港馬
五	十公尺	自由式黃婉貞(港)	高妙齡(港)
一	百公尺	自由式黃婉貞(港)	林清香(馬)
二	百公尺	俯泳黃婉貞(港)	黃玉冰(港)
一	百公尺	仰泳黃碧霞(馬)	張雪英(台)
四	百公尺	自由式黃婉貞(港)	黃婉貞(港)
一	百公尺	接力士香	港台

(二) 田徑賽決賽項目詳表

男

百	公尺	尺徐天德(台)	王松濤(滬)	容承彪(滬)	許通(台)	林秋江(台)	楊春美(馬)	十一秒一
二	百公尺	尺許通(台)	徐天德(台)	陳英郎(台)	容承彪(滬)	陳文炎(台)	楊春美(馬)	二三秒四
四	百公尺	尺陳英郎(台)	彭開佐(勳)	陳文炎(台)	周元雄(滬)	趙學鴻(平)	林宏丁(台)	五〇秒九(全國新)
八	百公尺	尺于希渭(空)	曹道儉(遼)	倪潤(陸)	車克英(勳)	宋文堅(青)	馬連城(冀)	二分六秒四
千	五百公尺	尺于希渭(空)	楊運璋(鄂)	劉景現(海)	傅視文(豫)	倪潤(陸)	薛錫全(空)	四分十七秒八(大會新)
五	千公尺	尺樓文敷(滬)	于希渭(空)	劉景現(海)	陳萬生(台)	安本全(勳)	安本全(勳)	十六分〇秒八(全國新)
萬	公尺	尺樓文敷(滬)	劉景現(海)	于盛泉(翼)	陳萬生(台)	安本全(勳)	安本全(勳)	三二分四七秒
中	跳	欄黃剛正(馬)	徐宗臣(平)	陳進吉(馬)	賴有德(台)	李震中(滬)	孫鈞(粵)	十六秒九
高	跳	欄黃剛正(馬)	呂佐夫(津)	張元清(海)	賴有德(台)	馬國銓(渝)	芮士珍(陸)	五七秒九
跳	中	高董飛星(台)	張立人(台)	楊丕華(台)	陳木川(台)	黃桂蘭(警)	龍歷民(馬)	一·八〇公尺
跳	中	一·八〇公尺	一·七二公尺	一·七二公尺	一·七二公尺	一·七二公尺	一·六八公尺	
跳	中	遠黃建(空)	李芬(馬)	張星賢(台)	賴有德(台)	張立人(台)	崔振聲(翼)	六·四七公尺
跳	中	六·四七米	六·四五米	六·二八米	六·二四米	六·一八米	六·一五米	
三	級	跳黃建(空)	張立人(台)	王士林(勳)	張星賢(台)	徐鳳山(閩)	于鴻圖(空)	一四·〇一公尺
三	級	一四·〇二公尺	一三·六一米	一三·四八米	一三·三六米	一三·二四米	一二·七五米	

男子總分

155.5
69
61
45
23
19
18
15
15
14
8.8
7
6
5
3
2
2
2
2
1
47
33
31
23
29
23
15
11
8
6
4
3
3
2
1

台空 滬海 馬津 粵陸 平動 警遼 冀甘 鄂浙 浙閩 青滄 西
青粵 台冀 閩平 滄京 鄂滬 津甘 川漢 黔

子

四百公尺 接力 青
島廣 東湖 北台 灣天 津福 建

標 鉛 球 餅 洗少梅(平) 王燦華(平) 張瑞妍(台) 顏務廷(台) 尹韻英(冀) 羅修英(甘) 三〇〇五公尺(平全國)
三〇〇五米 二九.六米 二七.四九米 二六.八三米 二六.六〇米 二六.三三米
槍 張瑞妍(台) 孫素露(青) 周祖芬(滬) 尹韻英(冀) 宋金環(閩) 胡翠華(京)
二七.六四米 二七.五二米 二四.九七米 二四.六一米 二三.六八米 二三.〇一米

八 磅 鉛 球 王燦華(平) 張瑞妍(台) 洗少梅(平) 楊淑君(川) 羅修英(甘) 尹韻英(冀) 一〇.九七公尺(破全國新)
一〇.九七米 一〇.五一米 九.四四米 九.四六米 九.三八米 九.二七米

跳 遠 陸碧英(閩) 陳瑞年(青) 吳淑英(閩) 張甘妹(台) 林振基(京) 趙宏(冀) 四.八三公尺
四.八三米 四.六九五公尺 四.四七公尺 四.三九公尺 四.三四公尺 四.一九公尺

跳 八 十 低 欄 王樂義(冀) 崔愛麟(冀) 高貴德(閩) 周仲霞(粵) 朱佩蘭(漢) 吳麗嫻(粵) 十四秒六
高吳樹森(冀) 黃歲平(粵) 王鴻蘭(青) 林振基(京) 陳瀛振(滬) 邱月嬌(台) 一.四〇公尺(全國新)
一.四〇公尺 一.三三公尺 一.三〇公尺 一.三〇公尺 一.二七公尺

跳 千 五 百 公 尺 異 程 接 力 台 灣 上 海 海 軍 甘 肅 警 察 空 軍 浙 江 四 四 秒 六
千五百公尺異程接力 台 灣 上 海 海 軍 甘 肅 警 察 空 軍 浙 江 四 四 秒 六
千六百公尺 接 力 台 灣 上 海 海 軍 甘 肅 警 察 空 軍 浙 江 四 四 秒 六

女子

標 鉛 球 餅 洗少梅(平) 王燦華(平) 張瑞妍(台) 顏務廷(台) 尹韻英(冀) 羅修英(甘) 三〇〇五公尺(平全國)
三〇〇五米 二九.六米 二七.四九米 二六.八三米 二六.六〇米 二六.三三米
槍 張瑞妍(台) 孫素露(青) 周祖芬(滬) 尹韻英(冀) 宋金環(閩) 胡翠華(京)
二七.六四米 二七.五二米 二四.九七米 二四.六一米 二三.六八米 二三.〇一米

標 鉛 球 餅 洗少梅(平) 王燦華(平) 張瑞妍(台) 顏務廷(台) 尹韻英(冀) 羅修英(甘) 三〇〇五公尺(平全國)
三〇〇五米 二九.六米 二七.四九米 二六.八三米 二六.六〇米 二六.三三米
槍 張瑞妍(台) 孫素露(青) 周祖芬(滬) 尹韻英(冀) 宋金環(閩) 胡翠華(京)
二七.六四米 二七.五二米 二四.九七米 二四.六一米 二三.六八米 二三.〇一米

華僑先鋒月刊為 歡迎華僑選手特請簽名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Wally Lee
T. H. Lee

一樣沉重。

× × × × × × × ×

醒呀！

醒呀！

那是報曉的鷓鴣。

醒呀！

醒呀！

醒夢中的人們！

那是起來的號音。

× × × × × × × ×

起來呀！

醒夢中的人們。

生之點滴

這幾天來，氣候異常悶燥。昨天的一串雷聲，始礙得大雨傾盆。驟驟雖會一度重復從雲端透出，但不久又被烏雲蓋壓。因為濕雲的層層密佈，大如黃豆的雨點，重行沖瀉而下；入夜雨勢稍減，今日整天漸漸瀝瀝，似又轉入長脚雨天了。

自從時入黃梅季節，冷暖不常，陰晴無定，忽而風風雨雨，忽而烈日當空，所謂「東邊日出西邊雨」，為黃梅時節特有之寫照，煞是一種悶人天氣。

離獨坐聽前，靜聆聽外屋簷，雨滴作聲，不禁恍有所感。加之涼風習習，透入小廳，單衣為寒，較之昨日全身汗濕，揮扇不停的情形來，真有天壤之別。氣候不常，人事莫測，茫茫前塵，豈堪重行回首。案頭三人結識的照片猶在，然而人事却全非了。

記得那亦是一個剛經大雨沖洗以後的清麗的夏天，她去探視蘿的病，

起來呀！

醒夢中的人們。

黑夜快要過去，

白晝快要降臨。

起來吧！

醒夢中的人們。

起來吧！

醒夢中的人們。

東方已透出了一線曙光；

遠山已露出了一種形影。

快起來迎接天明！

快起來迎接天明！

瑋子

蘿細細的為她訴說自己心底的幽怨。一星期後，她從遼遠的江灣，重復來探視她這總角之交時，不但人影全無，連棺槨亦未見到，蘿已是於三天前，棄世長逝，剩下的，只是一堆泥土嶙嶙的墓碑而已。

由於蘿的死，使她與蘿之間的友誼益發深摯篤厚起來。她兩彼此互相鼓勵，互相慰籍，親愛之情，真有逾於同胞手足。中學出來，因彼此所習學的不同，乃各自升學，各奔前程，然而大家都還充滿着偉大崇高，崇高幸福的理想，不料時至今日，願又遭遇了人生最不幸的巨變，把一個豪氣萬丈，熱情橫溢的願，變成了悲觀銷沉，自命命運淪的人兒了。

她想到這兒，不自覺地隨手拉開書桌抽屜，取出一束經過時日的煎薰，已經稍發有點變成黃褐色的信箋兒來，重復展讀如下：

願：

不提筆給你寫信，已有半載，其實，我何嘗不想寫信，尤其是你，可

以說，我有許多許多話，欲待向你傾訴。然而，蘭，有什麼辦法呢，不用中的我連提筆的勇氣都被這可怕的巨變給帶跑了。你的信，我都收到，只是自己缺乏勇氣去提起這若有千斤之重的筆桿兒來。

蘭，是的，我該為我的德寫些東西以紀念他，有很多朋友都會經同樣地向我建議過。可是，蘭，我此刻才深深地領略到「窮愁愈工」的話，並不盡然。蘭，要知道一個人如果真正愁到了極點，恨箇中人不能領略的連半個字亦寫不出來，更遑論其「工」，此中滋味，非箇中人不能領略的。我自德去世，曾幾次三番想試着鼓起勇氣來，可是每一提筆，結果總是又廢然擱下了。淚珠不斷地封住了我的眼睛，蒙蔽了我的矚子；心胸間像被毒蛇咬噬般的痛楚得欲炸裂開來。蘭呀，在這樣情形之下，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著筆呢。

是的，蘭，你勸我好好地站起來重新做人，我還有未了的責任，我應該將我的精神寄託於孩子及事業上。你責備我不該自私，不該因為一己的感情，就將自己隨便地毀滅了，你又說你想不到我會軟弱如此，而你認為你心目中的願是決不能從此一蹶不起的。不但是你，許多好心腸的朋友，亦都這樣來鼓勵我，勸慰我，這種深厚的友情，我固是十分感激，不過，我總覺得，這些勉勵和勸慰，對於我，總是有點格格不入，彷彿隔靴搔癢，免不了有搔不着痛癢之感。蘭，你要知道一個已經失去了心學的人，她的空虛慘痛，那種恰憫憐憫之情，絕非一般人所能了解，亦絕非一般人所能動。因此，這種勸慰與鼓勵，不但是多餘，其實說還有點不很近於人情。一個已經喪失了生活重心的人，祇有在痛苦當中才能找到他所需要的安慰；假如一旦連這一點悲哀中的慰藉亦被消失了時，那還有什麼變生的意義可言呢。

蘭，我彷彿自己在做了一場惡夢，但噩夢還有清醒之時，而我却只有永遠在惡夢中舉此一生。

蘭，對岸南山依然，路上行人亦熙攘如故，只是自己似乎與這個世界已隔離了有一個世紀，一切景物對於我，似乎非常熟悉，又似乎異常生疏。我是彷彿從雲端裏現視人間，一切對我都有點迷離，飄渺，寂寞空虛。我常常獨自喃喃地向眼前的一切訴說：「你們知道不，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消失了一個最足以寶貴的人兒的踪跡了呢。」

蘭，當我忍受不住這悲痛的襲擊時，我亦曾抱過上蒼。既有今日的「死」，又何必有當初的「生」。上帝不免殘酷的在玩弄人類的感情啊。雖然繁華場中，幸福幽裏，已沒有我的份兒，我已不是另一世界裏的人了，可是，在那裏面，亦曾經留下過許多我和德攜手遊遊的陳跡，因此我離厭惡它，却又不能減到太上之忘情，而能完全無所依戀。蘭，我就是在這樣矛盾的情緒中，咀嚼着自己心頭的滋味，亦祇有在這樣的情緒裏，才能苟延殘喘，獲得一線生活的勇氣。我是從過去的陳跡裏去求得生之安慰，在迷惘幻覺中去探索生之意義。德似乎並沒有離棄我，他將永遠伴隨在我的身邊。可是，蘭，我又不收過份去叫「回憶」之門，因為它將如泛濫的洪水，整個的淹沒了我，又將如毒蛇的長舌，不斷地在吮吸着我。這時，我便會作如此想法：「倒下算了吧，反正生不如死」。

這些話，會擾亂了你寧靜的心地吧，蘭，請恕我。

你的老友蘭四月五日

蘭：你再三叮囑，要我以後必須時常給你通信，你說那怕幾個字亦好，好讓你知道我一點生活情形，你願意為我分担這無底淵的哀愁。謝謝你，老友，我不禁為這熱誠的友情感動得拉下淚來。蘭，以後我當聽從你的話，勉力為你多執筆，但是，老友，請不必過於為我擔心吧，我已經是個不值得掛念的人兒了。雖然你是那麼懇切的勸慰我，鼓勵我，祇是一個已經喪失了幸福的人，再也鼓不起生之興趣了。此刻的我，只是一個失去了靈魂的軀殼，曠世間的一粒渣滓，人生道途中的敗北者，一隻傷失了翼翅的鳥兒而已，什麼作用都沒有了，對於整個人類社會，我的生存與否，是不會發生什麼影響的。

我之所以向蘭息人間，只是為了責任，德遺下了這麼沉重的担子，為了德，我得肩負起來，好使德在天之靈，得所安寧；何況孩子們亦真可憐了，抗兒雖僅僅祇有二歲，可是他似乎已懂得一個失去了父親之愛的孩子的悲哀。他常常靜靜地呆坐一旁，當我傷心暗泣的時候，晶瑩的淚水亦盛滿了他的眼眶中。當他無理取鬧時，祇要告訴我：「你這樣不乖，會使媽媽想到爸爸的」，他立刻就會安靜下來。他曾經詢問那個照顧他的女僕：「爸爸往那裏去了」？因為女僕的答復是「你爸爸被人家埋入泥土裏去了」

「的這句話，他立刻哭起來了，而且還邊哭邊向我訴說：『媽媽她說爸爸被人埋入泥土裏去了呢』。蘭，我能用什麼話去答復他呀。

歐機的不斷轟炸，我不能不痛將他們兄弟寄居在遙遠的故鄉，當我和孩子們護送德的遺像抵達家門時，德的年逾古稀的父親，頻頻詢問，這不見歸來的兒子在外邊是否平安。爲了不忍使老人暮境感到淒涼，儘管方寸紛亂已極，但仍不能不裝作笑容以「平安」兩字去答復這白髮蒼蒼的老人。這痛苦中的謊笑，不知老人家對此作何感想，我只知道他常常在暗地裏嘆息，而且盤問孩子：『你爸爸究竟在那裏？』

德幼年時歷手植的那株桃樹，已經是綠蔭茂茂，當年比肩站立樹前的情形，猶歷歷在目，然而指手劃腳，滔滔不絕，訴說他童年生活史的人兒，却永遠地消失了。

這次歸來，爲了盡力減少觸發傷情的痛，不敢住在原先會和德同住過的那間房，而移住在二樓這邊的一間空房裏。伊事前我亦未通知家人，所以他們照舊將原住的那間房打掃乾淨。可是二樓已去浙江，房櫺深鎖，當我抵家的前夕深夜，據說只聽見二樓這邊房門閉之聲不絕，似有人出入頗爲忙碌之狀，這個守屋的老女僕，大爲驚訝，奔報家人，大家正以爲奇，不道第二天我回家後，果然選中這屋，移住那裏，於是神鬼之說，議論紛紛，大家以爲德理分有知，先行歸來，暗示家人。蘭，鬼神之說，我雖不敢相信其必有，但亦不能否認其必無，許多究研靈魂學者，至今亦還不能獲得確切的答案。在我個人來講，蘭，我是希望理分有知，德能歸來探視我們一下啊。

蘭，當德在世時，我倆常常會因爲一點芝麻綠豆大的事兒拌起嘴來，彼此任性的使着孩子氣。尤其是我，生性好強，縱然有時自己的理由并不太充分，但總要強辯個條條是理，而每次爭論的結果，理總是在德的方面，因此最後還是由德認錯了事，德雖不甘心，可亦沒有辦法，他只是笑着對我說：『反正你沒有錯的時辰』。雖然拌嘴以後親密的程度，常常比拌嘴以前還要濃厚，只是拌嘴時那種痛苦滋味，却亦不是好受的。

因此我總認爲德不該不懂得體貼，既然有事後的認輸，那何必又爭辯僵持於前，務要弄得彼此情緒不愉快呢。於是我便故意的囑他說：『你不過想氣死我就是。』我并將童年時讀過的一個小說中故事，作爲補充說明

，證明他在我死後必定要流悔悔之淚。那故事中即是描繪一個男人如何有虐待狂，不時蹂躪虐待他的愛妻，及至他的愛妻身故，他便每日在墓前徘徊不去，流不盡無限悔悔之淚。這個故事，當時會使我感動萬分，直到如今，印象還是很深。我就曾經這麼不倫不類的硬硬排他個不是。蘭，至今我每一思念起德生前我會經許多對他過於任性的去處，真是令我流不盡無限悔悔之淚，我做夢亦不會想到：那個故事竟成了今日的機語，不過流着悔悔之淚的，却是我而不是他！

蘭，假如魂果有知，我真想在德的面前，着實的痛悔一下，我不敢任性的囑着他，使他懊悔難受。蘭，我該如何贖我的罪愆呀。因此，當我每一次痛苦得不能支持時，我就這樣譴責自己：『站起來吧，一切痛苦該勇敢的忍受下去，難道這是對德贖罪的時候。』於是，我就含着淚水，將這杯德所遺下給我的苦酒，樂意地吞下去了。

蘭，以後有生之日，均是我暗罪之年呢。

你的願六月廿九日

蘭：

爲了生活的艱難，不得不重新返回這傷心之地的山城。自從將孩子們送回故鄉，益發使我在鬱怒之外，又添了若干新恨；從「死別」兩字之中，又判到了「生離」的滋味。蘭呀，人生之慘，莫過於我此刻所處的境遇了。

蘭，我此刻正如驚弓之鳥，神經脆弱到了頂點，只要聽見鄰人孩子的哭聲，我幾會心窩肉跳起來。鄰家的那位太太，性情相當燥急，當地每次責打孩子時候，我的心頭兀自作痛不已。我現在聽不得任何孩子的哭聲，更見不得孩子挨打的情形。一次我路過一家店舖，正有一個中年男子執棍在毒打一個六七歲的孩童，當時我見此情形，心碎欲裂。蘭，你看到這兒，一定會覺得我的神經有點變態嗎？不，你不要如此想，就連我自己，亦何嘗不說異自己性情變遷之快。記得德在生時，我亦會常常會因爲孩子的淘氣，而怒打他們。現在呢，完全不相同了，孩子們總有不聽話的時候，我未曾開口，已自心酸得泣不成聲了。

尤其當我看見那些活潑天真的女孩時，不禁使我聯想到了自己的童年，蘭，當我們拖着兩條小辮，一起在小學唸書的時候，那時是多麼幸福

天真呀，從小學到初中，我們一直沒有離開過，我們在一塊兒準備功課，一塊兒吃着母親從杭州帶回來的甘草橄欖兒，我們一起在欄杆邊晒太陽，甚至我們一起向對我們進攻的同學加以反攻，只要我們之中有一個和別同學發生了糾紛，我們便會不約而同的一致對外。因為我們的功課還不好的同學發了糾紛，我們同學們敬畏我們，那時我們真是天之驕子，幸福使我們覺得異常的驕傲。因為不願有別離的一天，我們甚至還作了一個理想，如果我們不能獨身相處一生的話，我們二人亦得同婚一個男子。這便因此便弄送了藕。自藕死後，我們各自警惕，彼此鼓勵，對於未來美妙的憧憬，依然充塞在我們的前面，誰亦不曾料到，在人生的旅途上，會有今日的慘劇。蘭，因此我面對着這些女孩，不禁暗暗地禱告上蒼，別再使這些幸福的女孩們遭遇和我同樣的命運吧，我願意担承了這人生命中最不幸的厄運，而讓這些活潑天真的孩子們永遠地幸福。蘭，當我想到這些時，我便會面對着這些不相識的女孩，呆呆地去推測着她們的將來，作着許多許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最後還是祝福着她們。

蘭，記得嗎，當我們在初中一開始跟曹師學寫散文時，曹師便曾經有這樣的批評，說是在我們文章裏過於充滿了抑鬱感傷之情，恐非福澤之兆，不想時到如今，果然應驗。蘭，我們雖然不相信「命運」然而命運都偏偏捉弄了我。

前天有個朋友來說，以前曾同時在日本求學的俞氏夫婦倆，已雙雙犧牲於敵機的炸彈下了。事情真有那麼湊巧，敵機在南岸從來沒有投過彈，可是那天當俞氏夫婦正預備搭車去貴陽時，忽然警報聲作，敵機來臨，不

但在南岸投了彈，且一個炸彈剛剛不偏不倚的投中在他倆所藏躲的防空洞前，俞的丈夫當場身死。據說俞當時并未死，不過為炸彈所震，昏暈了過去，不道挖掘防空洞的救護人員，見俞身攜銀項首飾，因財起意，反將俞活埋了，蘭，我回想起在日本時俞的那種健康風生，談話百出，以及她和我曾經在新宿一座富麗堂皇的茶室裏，整整地坐了一個下午欣賞音樂的情形來，真使我不能相信那朋友所說的這一段話的真實性。我不相信那樂業天主教的命，竟會死於非命。

德的一個朋友的太太，那位胖胖的富有福相的女人，不道又僥倖當她正欲躲入自築的堅厚異常的防空洞去時，一個炸彈正掉在防空洞與她的住屋之間，碎片刺傷了她的胸肋，不到一小時就溘然而逝了。這不是歸之於命運，又作何解釋呢。

蘭，山城大隧道的慘案，想你亦有所風聞吧，那一次究竟死了多少人，始終還是一個謎。我們只知道那次從深夜一直搬運到天光大亮，一輛輛的大卡車裝滿了屍身，往來不絕的向江邊馳去。蘭，這次抗戰當中，不知道多少人家，家破人亡，不知道多少人家，骨肉離散，連顧自己所遭遇的不幸，那祇能算微乎其微，猶若滄海中的一粟而已了。

蘭，我寫到這兒，心頭無限沉重，這篇血眼，我們應該要清算的。

你的老友顧七月十日

蘭看到這兒，眼眶中滿貯着的清淚，不禁潸然欲滴，回頭索頭那張四寸大的照片，其中三個學生裝束的十五六歲的女孩子，依然活潑天真，嫣然欲笑的神態，真是恍若隔世。蘭至此深深地被陷入悵惘黯淡的境界中去

海外僑胞原購國幣節約建國儲蓄券 換購民國三十六年美金公債辦法

- 一、抗戰期內，僑胞在海外原以外幣按當時官價折購之國幣節約建國儲蓄券，（以下簡稱僑胞所持儲券）除已償還收回者外，其尚未受償儲券之本金，特准換購民國三十六年美金公債。
- 二、僑胞所持儲券換購美金公債數額，應照承購儲券時實際繳交美幣數額計算，如以其他外幣購買之儲券，應以當時各該外幣對美幣之匯率折合美金，再為換購。
- 三、僑胞所持儲券換購之美金公債，以第二期債票換發，并附帶第二期起息票。
- 四、僑胞所持儲券換購美金公債，應以換購該項公債最低面額美金五十元為準如實際繳交外幣數額不足最低面額時，應由持券僑胞以外幣湊足換領。
- 五、僑胞所持儲券除本金換購美金公債外，其應領之利息仍以國幣付給。
- 六、僑胞所持儲券換購美金公債，應先由各該原發行行局查明，確係以外折購者始准換購，各發行行局并應於三十七年五月底以前將經售以外幣折購尚未償還之儲券詳券詳細查明戶名地址券額原繳外幣數額當時匯率等項，先行例報報部查核，嗣後如查有以非外幣折購之儲券冒換美金公債者，原發行行局應負責以外匯或美金公債繳還國庫。
- 七、依照本辦法在海外收回原發國幣節約建國儲蓄券實換發三十六年美金公債等事宜，由財政部委託中國銀行負責彙總辦理於本年九月底以前辦理完竣報部查核，其詳細換購手續，由中國銀行與各該原發行行局商洽訂定施行，并呈財政部備案。
- 八、本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首都刊物聯誼會會員

刊物名稱	負責人	通訊處	世界兵學	李浴日	西華門仁壽里浙廬	三民主義半月	湯天清	中山路司法院對面
自由人半月刊	舒霽	中山東路英街十號	遼瀋通訊	張承斌	洪武路蒙藏委員會	童軍導報	吳思誠	五台山一號旅軍總會
建軍導報	趙守修	鼓樓車站七號	中國的青年	馬煥文	太平路三一〇號	曹州建設月刊	郭敦山	秣陵路正大里五號
中國口琴界	鮑明珊	中華路軍師巷廿六號	大地週刊	張孝毅	張士毅	政衡月刊	王金福	洪武路介壽堂內
西北文化	張維新	大鐘樓巷廿一號	現實與理想	江應龍	太平路四一六號	青苔月刊	管健斌	鈔庫街廿七號
電影與播音	孫明經	金陵大學內	自由天地	趙錦華	昇州路祥宅巷一四號	社會新聞	方銘聯	舊棧巷十五號
士兵週刊	何鼎新	唱經樓西街十五號	國防月刊	趙泉澄	御史廊國防部新聞局內	華僑先鋒	陳立人	丁家橋中央海外部
中央週刊	劉光炎	相府營十二號	新聞觀察旬刊	王冠英	珠江路六十八號	新婦女月刊	李雲蕓	吉兆營七十二號
工商新聞	呂幼安	中山路一八九號之一	政治導報	湯汝英	社址慕慈里五號編輯部玄武門大樹根一號	軍事畫報	李中心	新街口興業里十三號
大華雜誌	汪半樵	評事街一八七號	時代週刊	程勉予	白下路二七九號新中國出版社	民力周報	彭師勳	太平路中央合作金庫
航空建設	陶在淵	大悲巷雍園八號之一	建國青年	鄧廷和	同	醫潮月刊	李振瀾	黃浦路一號中央衛生
大華週報	王之瑞	秣陵路正大里五號	文化先鋒	張道藩	林森路香舖營廿一號	海潮音	李曼瑰	莫愁路六十三號
曙光半月刊	傅經國	大光路利業村八號	文藝先鋒	張道藩	同	婦女文化	白崇禧	鼓樓頭條巷三號
交通與警署	余壽眉	五馬街二十號	健康兒童	沈竹筠	大光路六十號	回教會報	閔克行	太平路三一〇號
農工月刊	馬潤岸	丁家橋中央黨部農工部	社會工作通訊	劉崇幹	碑亭巷一五八號後三樓	婦女月刊	陳翰屏	梅園新村卅號
問世旬刊	陳怡青	三步兩橋八號之一	婦女導報	吳道一	管理處	正讀報	馬鳴鑄	大豐富巷卅四號
世說月刊	趙泉澄	大光路新村廿九號	段吉亭	申家巷一號竹虛	地政通訊	地政通訊	卜紹周	豐富巷二九四號
	陳懋位						會主編	國府路地政部內